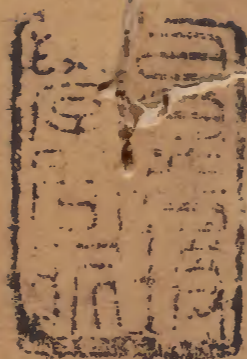


續秘笈

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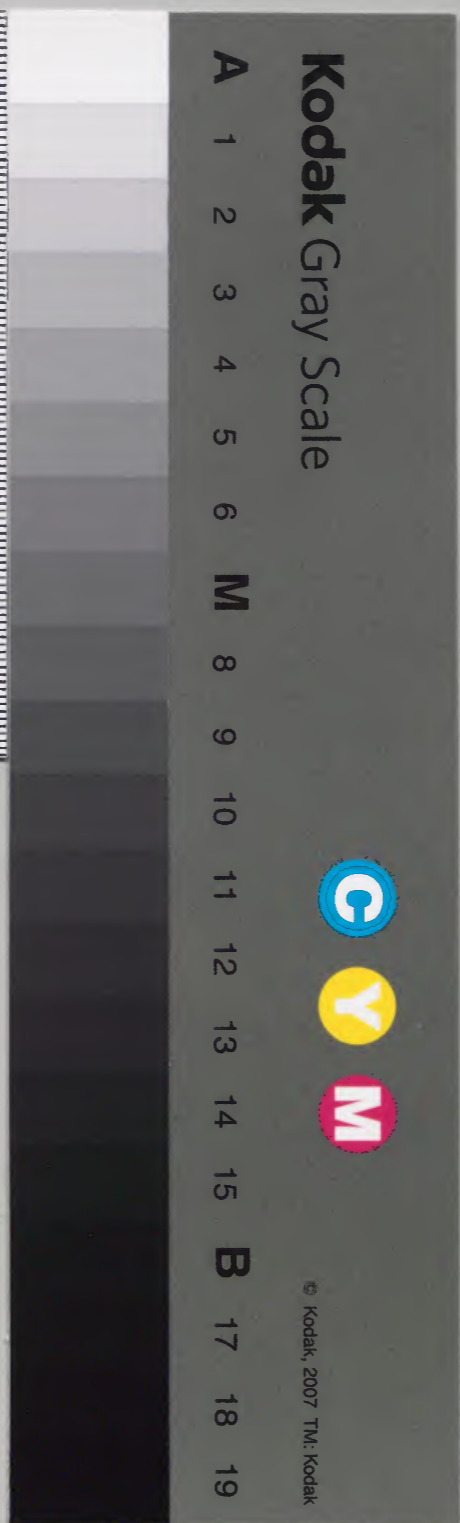


羅湖野錄 一之四
觴政 吳社編

漢書門類			
三	一	五	八
一	一	九	四
九	〇	四	八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三
七	一
〇	〇
二	九
二	八
架	架
冊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58
冊數	18 (16)
函號	370 5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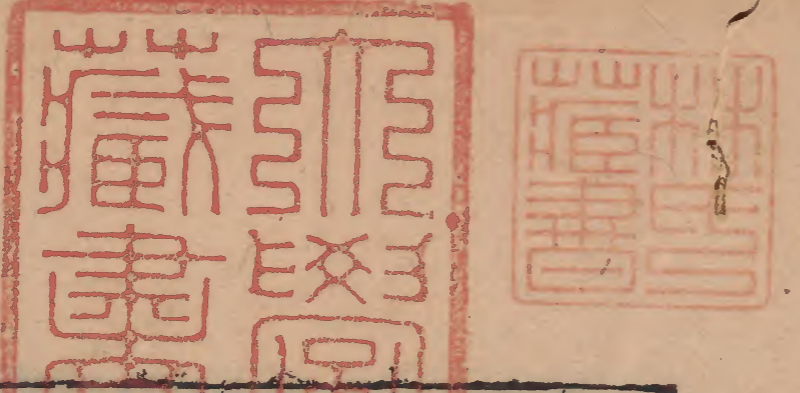


羅湖野錄敘

淺草文庫

愚以倦游歸憩羅湖之上杜門卻掃不與世接
 因追繹疇昔出處叢林其所聞見前言往行不
 為不多或得于尊宿提唱朋友談說或得于斷
 碑殘碣蠹簡陳編歲月浸久慮其湮墮故不復
 料揀銓次但以所得先後會粹成編命曰羅湖
 野錄然世殊事異正恐傳聞謬舛適足滓穢先
 德貽誚後來姑私藏諸以俟審訂脫有博達之

羅湖野錄叙



士操董狐筆著僧寶史取而補苴罅漏不為無益爾

紹興乙亥十月望日湖隱堂釋氏子曉瑩敘

寶顏堂訂正羅湖野錄卷一

宋 釋子曉瑩撰

陳繼儒

共校

沈元熙

明

趙清獻公平居以北京天鉢元禪師為方外友而咨決心法暨牧青州日聞雷有省即說偈曰退食公堂自凭几不動不搖心似水霹靂一聲透頂門驚起從前自家底舉頭蒼二喜復喜刹

利塵二無不是中下之人不得聞妙用神通而已矣已而答富鄭公書略曰近者旋附節本傳燈三卷當已通呈今承制宋威去餘七軸上納抃伏思西方聖人教外別傳之法不爲中下根柢之所設也上智則頓悟而入一得求得愚者則迷而不復千差萬別唯佛與祖以心傳心其利生接物而不得已者遂有棒喝拳指揚眉瞬目拈椎豎拂語言文字種二方便去聖逾遠諸

方學徒忘本逐末棄源隨波滔二皆是斯所謂可憐憫者矣抃不佞去年秋初在青州因有所感既已稍知本性無欠無餘古人謂安樂法門信不誣也比蒙太傅侍中俾求禪錄抃素出恩紀聞之喜快不覺手舞而足蹈之也伏惟執事富貴如是之極道德如是之盛福壽康寧如是之備退休閑逸如是之高其所未甚留意者如來一大事因緣而已今茲又復于真性有所悟

入林敢爲賀于門下也公以所證形于尺素而爲鄭公同事揖蓋不孤先聖囑累而然元豐間以太子少保歸三衢與里民不間位貌名所居爲高齋有詩見意曰腰佩黃金已退藏箇中消息也尋常時人要識高齋老只是柯村趙四郎又誌其壽筵曰吾政已致壽七十二百歲之後歸此山地彼真法身不卽不離充滿大千普現悲智不可得藏不可得置壽筵之說如是如是

觀其漏泄家風了無剩語豈容裴厖擅美于前耶若夫身退名遂善始令終不出戶庭心契佛祖賢于知机遠禍駕言從赤松子遊者遠矣湖州西余淨端禪師字表明出于湖之歸安丘氏甫六歲事吳山解空院宝暹爲師暹教欲以貲補端謝曰志不願爲進納僧當隸業與三宝數亦未晚耳年二十有六始獲僧服旣而觀弄獅子頓契心法乃從仁岳法師受楞嚴要旨一

日岳以經中疑難十數使其徒答之唯端呈二
偈曰七處徵心二不遂懵懂阿難不瞥地直饒
徵得見無心也是泥中洗土塊又曰八还之教
垂來久自古宗師各分訓直饒还得不还時也
是蝦越不出斗岳視而驚異曰子知見高妙必
弘頓宗于時齊岳禪師住杭之龍華道價照映
東吳端往參札机緣相契不覺奮迅翻身作後
狻狀岳因可之自是叢林雅號爲端獅子端天

資慈祥戒檢不違恤飢問寒如切諸已章丞相
子厚由樞政歸吳致端住靈山繼遇有詔除拜
適廼翁體中不佳進退莫擬端投以偈曰點鉄
成金易忠孝兩全難子細思量著不如箇湖州
長興靈山孝感禪院老松樹下無用野僧閑又
嘗往金陵謁王荆公以其在朝更新庶務故作
偈曰南無觀世音說出種二法衆生業海深所
以難救拔往二沉沒者敲二怨菩薩吳興劉燾

撰端塔碑荆公平時見端偈語稱賞之曰有本者故如是然所獻二公偈並出禪悅遊戲使不以方外有道者遇之其取詬厲也必矣此可謂相忘于道術也欵

空室道人者直龍圖閣梅公珣之女幼聰慧樂于禪寂因從夫守官豫章之分寧遂參死心禪師于雲巖旣于言下領旨尋以偈伸讚死心曰韶陽死心靈源甚深耳中見色眼裏聞聲凡明

聖昧後富前貧利生濟物點鉄成金丹青徒狀非古非今死心問之曰死心非真向甚麼處讚若讚死心死心無狀若讚虛空虛空無跡無狀無跡下得箇甚麼語若下得語親見死心對曰死心非真非死心虛空無狀妙有無形絕後再蘇親見死心于是死心笑而已靈源禪師遂以空室道人號之自尔叢林知名政和間居金陵園悟禪師住蔣山佛眼禪師亦在焉因机語

相契二師稱賞然道韻閑淡似不能言者至于
開廓正見雅爲精峭偈句有讀法界觀曰物我
元無二森羅鏡像同明二超主伴了了徹真空
一體含多法交參帝網中重二無盡意動靜悉
圓通又設浴于保寧揭榜于門曰一物也無洗
箇甚麼纖塵若有起自何來道取一句子玄乃
可大家入浴古靈只解揩背開士何曾明心欲
證離垢地時須是通身汗出盡道水能洗垢焉

知水亦是塵直饒水垢頓除到此亦須洗却後
于姑蘇西竺院雜髮爲尼名惟久宣和六年跌
坐而終道人生于華胄不爲富貴籠絡傑然追
蹤月上女直趣無上菩提又變形服與鉄磨爲
伍至于生死之際効驗異常非志烈秋霜疇克
尔耶

太史黃公魯直元祐間丁家艱館黃龍山從晦
堂和尚遊而與死心新老靈源清老尤篤方外

契晦堂因語次舉孔子謂弟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于是請公詮釋而至于再晦堂不然其說公怒形于色沈默久之時當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乃曰聞木犀香乎公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公欣然領解及在黔南致書死心曰往日嘗蒙苦口提撕常如醉夢依稀在光影中蓋疑情不盡命根不斷故望崖而退耳謫官在黔州道中

晝臥覺來忽然廓尔尋思平生被天下老和尚謾了多少唯有死心道人不肯乃是第一相爲也靈源以偈寄之曰昔日對面隔千里如今萬里弥相親寂寥滋味同齋粥快活談諧契主賓室內許誰參化女眼中休去覓瞳人東西南北難藏處金色頭陀笑轉新公和曰石工來斲鼻端塵無手人來斧始親白牯狸奴心卽佛龍睛虎眼主中賓自携餅去沽村酒却脫衫來作主

人萬里相看常對面死心寮裏有清新黃公爲
文章主盟而能銳意斯道于黔南机感相應以
書布露以偈發揮其于清新二老道契可槩見
矣噫世之所甚重者道而已公既究明則杜子
美謂文章一小技豈虛也哉

踰菴成禪師世姓刘宜春人裂儒衣冠著僧伽
梨于仰山已而從普融平公得出世法宣和初
住東京淨因太尉陳良弼建大會禪講畢集有

善法師賢首宗之雄者致問諸禪曰吾佛設教
自小乘至于圓頓掃除空有獨證真常然後萬
德莊嚴方名爲佛而禪宗以一喝轉凡成聖攷
諸經論似相違背今一喝若能入五教是爲正
說若不能入五教是爲邪說是時諸禪列坐法
真禪師一公以目眴慈受禪師深公深復肘師
使對之師乃召善而謂之曰承法師所問不足
勞諸大禪師之疇只淨因小長老可解法師之

惑其五教者如愚法小乘教乃有義也如大乘始教乃空義也如大乘終教乃不有不空義也所謂大乘頓教乃卽有空義也所謂一乘圓教乃空而不有而不空義也我此一喝非唯能入五教至于世間諸子百家一切技藝悉能相入乃喝曰還聞麼善曰聞成曰汝旣聞則此一喝是有是能入小乘教又召善曰汝今還聞麼善曰不聞成曰汝旣不聞則適來一喝是無

是能入大乘始教我初一喝汝旣道有喝久聲銷汝復道無道無則元初實有道有則卽今實無旣乃不有不無是能入終教我有喝之時有非是有因無故有無喝之時無非是無因有故無卽有卽無能入頓教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不及情解俱忘道有之時纖毫不立道無之時橫徧虛空卽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入此一喝是能入圓教善遂稽首謝師

復召善曰乃至一語一默一動一靜從古至今
十方虛空萬像森羅六趣四生三世諸佛一切
諸賢八萬四千法門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契理
契机與天地萬物一體謂之法身三界唯心萬
法唯識四時八節陰陽一致謂之法性是故華
嚴經云法性徧在一切處有相無相一聲一色
全在一塵中含四義事理無邊周徧無餘參而
不雜混而不一于此一喝中皆悉具足尤是建

化門庭隨機方便謂之小歇場未至空所殊不
知吾祖師門下以心傳心以法印法不立文字
見性成佛有千聖不傳底向上一路在善又問
曰如何是向上一路成曰汝且向下會取善曰
如何是宝所成曰非汝境界善曰望禪師慈悲
成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善于是膠其口
褫其氣愀然變容媿怍而退噫成之學瞻道明
左右逢原乘机挫銳于人天衆前借使先德扶

宗亦蔑以加于此矣

玉泉皓禪師元豐間首衆僧于襄陽谷隱望聳諸方無盡居士張公奉使京西南路就謁之問曰師得法何人皓曰復州北塔廣和尚公曰與伊相契可得聞乎皓曰只爲伊不肯與人說破公善其言致開法于郢州大陽是時谷隱主者私爲之喜謂我首座出世盛集緇素以爲歆艷皓登座曰承皓在谷隱十年不曾飲谷隱一滴

水嚼谷隱一粒米汝若不會來大陽爲汝說破携拄杖下座傲然而去尋迂玉泉有示衆曰一夜雨澆烹打倒蒲萄棚知事頭首行者人力拄底拄撐底撐 = 拄 = 到天明依舊可憐生自謂此頌法身向上事如傳大士云空手持把鋤頭洞山云五臺山上雲烝飯只頌得法身邊事然爲人超放未易以凡聖議嘗製犢鼻褌書歷代祖師名而服之乃曰唯有文殊普賢較些子

且書于帶上故叢林目為皓布視有待僧效之
皓見而詬曰汝具何道理敢以為戲事耶嘔血
無及耳僧尋于鹿門如所言而逝嗚呼世所同
者道所異者跡而已皓之唱道開豁正見至于
示跡殊常則為不測人求于往昔殆鄧隱峰普
化之流亞欵

黃龍忠道者初至舒州龍門縱步水磨所見牌
云法輪常轉豁然有省撫掌說偈曰轉大法輪

目前包裹更問如何水推石磨遂寫圈作圓相
于後詣方丈呈佛眼禪師已而禮辭渡九江登
庐山露眠草宿蛇虎為隣于山舒水緩處會意
則居或數日不食或連宵不臥髮長不剪衣弊
不易所以禪會雅呼為忠道者方是時死心禪
師住黃龍道重一時學者至無所容故于季春
結制以限來者死心道貌德威鮮敢嬰其鋒忠
直前抗論有偈風之曰莫怪狂僧罵死心死心

結夏破叢林叢林明眼如相委此語須教播古今又迫暮持白木劔造其室而問曰聞老和尚不惧生死是否死心擬對忠卽揮劔死心引頸而笑忠擲劔于地作舞而出馮給事濟川嘗有請忠住勝業疏略曰佛眼磨頭悟法輪之常轉死心室內容慧劔以相揮世以爲實錄云

福州資福善禪師古田人姓陳氏少有逸氣祝髮于寶峰院卽出嶺參侍石霜慈明禪師當時

龍象如翠巖真公尤所屈服故天下叢林知有善侍者名及禮辭慈明還閩慈明口占偈調之曰七折米飯出爐胡餅自此一別稱鎚落井旣而出世里中鳳林建遷資福則碌二無聞焉以故言句亦罕傳于世有三玄要訣偈曰三玄三要與三訣四海禪人若爲別西方淨土衆喧鐃北鬱單越人打鐵馬鳴龍樹擬何云弥勒金剛皆咬舌文殊大笑呵二二迦葉欲言二不得言

不得釋迦老子頭鬚白頭鬚白一二三四五六
七又示衆曰閑拋三寸刃鋒銚匝地冰霜定紀
綱若是丈夫真意氣任君敲磕振風光二曰垂
鈎四海浪吞侵罕遇狴龍動角鱗獅子嘖呻全
意氣縱橫誰是顯當人嗚呼善與黃龍楊岐翠
巖爲鴈行况蚤于諸公間言論風旨亦優爲之
何得歸鄉井中慈明之調耶

因悟禪師政和間謝事成都昭覺復出峽南遊
時張無盡公寓荆南以道學自居少見推許因
悟艤舟謁之劇談華嚴旨要曰華嚴現量境界
理事全真初無假法所以卽一而萬了萬爲一
一復一萬復萬浩然莫穷心佛衆生三無差別
卷舒自在無礙圓融此雖極則終是無風匝
之波公于是不覺促榻因悟遂問曰到此與祖
師西來意爲同爲別公曰同矣因悟曰且得沒
交涉公色爲之動因悟曰不見雲門道山河太

地無系毫過患尤是傳句直得不見一色始是
半提更須知有向上全提時節彼德山臨濟豈
非全提乎公乃首肯翌日復舉事法界理法界
至理事無礙法界因悟又問此可說禪乎公曰
正好說禪也因悟笑曰不然正是法界量裏在
蓋法界量未滅若到舉事無礙法界量滅始好
說禪如何是佛乾屎橛如何是佛麻三斤是故
真淨偈曰事 = 無礙如意自在手把猪頭口誦

淨戒趨出姪坊未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
公曰美哉之論豈易得聞乎夫圍悟融通宗教
若此故使達者心悅而誠服非宗說俱通安能
爾耶

廬山羅漢小南禪師汀州張氏子州南金泉院
乃其故居參祐禪師于潭之道林獲印可隨遷
羅漢而掌堂司卽分座接納及祐移雲居以其
繼席名重諸方學者翕然歸之時有居士張戒

者雅意參道一日南問曰如何張曰不會南復詰之不已張忽領旨遽以頌對曰天不戴兮地不知誰言南北與東西身眠大海須彌枕石笋抽條也大奇張尋取辭南以二偈示之曰汝到廬山二到汝更誰別我廬山去出門問取嶺頭風大道騰二無本據又曰頭戴烏巾着白襪山房借汝一年閑出門爲說來時路家在黃陂翠靄間羅漢准世系以黃龍是大父名旣同而道

望逼亞故叢林目爲小南尊黃龍爲老南然羅漢以傳道爲志閱七寒暑住世四十有三白雖所蘊未伸曄然名見當時而垂稱于後世雲居可爲有子矣

大覺禪師昔居泐潭燕坐室中見金蛇從地而出須臾隱去聞者讚爲吉徵未幾自廬山圓通赴詔住東都淨因先是仁廟閱投子語錄至僧問如何是露地白牛投子連叱由茲契悟乃制

釋典頌十四首今只記其首篇曰若問主人公
真寂合大空三頭并六臂臘月正春風尋以賜
璉二和曰若問主人公澄二類碧空雲雷時鼓
動天地盡和風既進經乙夜之覽宜賜龍腦鉢
璉謝恩罷捧鉢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
鉢非法遂焚之中使回奏皇情大悅久之奏頌
乞歸山曰六載皇都唱祖札兩曾金殿奉天威
青山隱去欣何得滿篋唯將御頌歸御和曰佛

祖明二了上機二前薦得始全威青山般若如
如體御頌收將甚處歸再進頌謝曰中使宣傳
出禁圍再令臣住此禪扉青山未許藏千拙白
髮將何補萬机霄露恩輝方湛二林泉情味苦
依二堯仁况是如天闊應任孤雲自在飛至治
平中上疏丐歸英廟付以劄子曰大覺禪師懷
璉受先帝聖眷累錫宸章屢貢欵誠乞歸林下
今從所請俾遂閑心凡經過小可菴院隨性佳

持或十方禪林不得抑逼堅請璉携之東歸鮮
有知者蘇翰林軾知杭時以書問之曰承要作
宸奎閣碑謹已撰成衰朽廢學不知堪上石否
見參寥說禪師出京日英廟賜手詔其略云任
性住持者不知果有否如有切請錄示全文欲
添入此一節璉終藏而不出逮委順後獲于篋
笥其不暴耀足以羞挾恩寵者之顏若夫仁廟
萬机之暇與璉唱醜發揮宗乘以資至治所以

宸奎閣記謂得佛心法古今一人而已誠哉斯
言也

富鄭公鎮亳州時迎華嚴顯公館于州治咨以
心法既有證入而別後答顯書曰示諭此事問
佛必有夙因非今生能辦誠是如此然彌遭遇
和尚卽無始以來忘失事一旦認得此後須定
拔出生死海不是尋常恩知雖盡力道斷道不
出也和尚得彌百千其數何益于事不過得人

道華嚴會下出得箇老病俗漢濟得和尚甚事
所云淘汰甚多此事誠然每念古尊宿始初在
本師處動是三二十年少者亦是十數年侍奉
日日聞道聞法方得透頂透底却思彌兩次蒙
和尚垂顧共得兩箇月請益更鮮聰明過人能
下得多少工夫若非和尚巧設方便著力擿發
何由見箇涯岸雖粉骨碎身無以報答未知何
日再得瞻拜但日夕依二也噫先佛特稱富貴

學道難况貴極人臣據功名之會而成辦焉此
尤爲難耳形以汗簡尊奉顯公而自謂不是尋
常恩知豈欺人哉

圓照禪師本公天資純誠而少緣飾初遊雲居
同數友觀石鼓相率賦頌或議本素不從事筆
硯乃戲強之本卽賦曰造化功成難可測不論
劫數莫窮年如今橫在孤峰上解聽希聲徧大
千儕輩爲之愕然尋謁懷禪師于池陽景德旣

領旨而與衆作息莫有知者一日懷設問曰泥犁長夜苦聞者痛傷心調達在地獄中爲甚麼却得三禪天樂所對未有契者懷曰此須本道者下語始得遂亟呼而至理前語問之本曰業在其中自是一衆改觀其後被詔住慧林道契神廟而名落天下其希聲徧大千之語豈苟然哉

明教禪師嵩公明道間從豫章西山歐陽氏昉

借其家藏之書讀于奉聖院遂以佛五戒十善通儒之五常著爲原教是時歐陽文忠公慕韓昌黎排佛盱江李泰伯亦其流嵩乃携所業三謁泰伯以論儒釋脗合且抗其說泰伯愛其文之高服其理之勝因致書譽嵩于文忠公旣而居杭之靈隱撰正宗記定祖圖齋往京師經開封府投狀府尹王公素仲儀以劄子進之曰臣今有杭州靈隱寺僧契嵩經臣陳狀僞禪門傳

法祖宗未甚分明教門淺學各執傳記古今多有爭競故討論大藏經備得禪門祖宗所出本末因刪繁撮要撰成傳法正宗記一十二卷并畫祖圖一面以正傳記謬誤兼註輔教編印本一部三卷上陛下書一封並不干求恩澤乞臣繳進臣于釋教麓曾留心觀其筆削註述故非臆論頗亦精緻陛下萬机之暇深得法樂願賜聖覽如有可采乞降中書看詳特與編入大藏

目錄取進止仁廟覽其書可其奏勅送中書丞相韓魏公參政歐陽文忠公相與觀嘆探經考證既無訛謬于是朝廷旌以明教大師賜書入藏中書劄子曰權知開封府王素奏杭州靈隱寺僧契嵩撰成傳法正宗記并輔教編三卷宜令傳法院于藏經內收附劄付傳法院准此嵩之高文至論足以寄宣大化既經進獻獲收附于大藏則維持法網之功日月不能老矣嗟夫

吾徒有終身不過目者豈知潛利陰益之所自耶

蜀僧普首座自號性空菴主參見死心禪師居華亭最久雅好吹鐵笛放曠自樂凡聖莫測亦善爲偈句開導人其山居曰心法雙忘猶隔妄色空不二尚餘塵百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住菴人又警衆曰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惶二中軍主將能行令不論干戈致太平又

曰不耕而食不蠶衣物外清閑適聖時未透祖師閑挨子亦須存意着便宜又曰十二時中莫住工窮來窮去到無窮直須洞徹無窮底踏到須彌第一峰雪竇持禪師嘗有偈疇之曰性空老人何快活只有三衣并一鉢叢林端的死心兒見膽開談心豁二有時吹笛當言說一聲吹落西江月桃花菴中快活時往二觀者舞不徹甚道理能歡悅揺手向人應道別堪笑無人知

此意盡道稱錘硬似鐵難謾唯有當行家爲報
臨机莫漏泄既而欲追船子和尚故事乃曰坐
脫立亡不若水堊一省燒柴二免開壙撒手便
行不妨快暢誰是知音船子和尚高風難繼百
千年一曲漁歌少人唱仍別衆曰船子當年返
故鄉沒蹤跡處妙難量真風偏繼知音者鐵笛
橫吹作散場卽語緇素曰吾去矣遂于青龍江
上乘木盆張布帆吹鐵笛泛遠而沒持旣聞其

水化以偈悼之曰僧不僧俗不俗曾得死心親
付囑平生知命只逍遙行道苦無清淨福東西
南北放癡憨七十七年惶怪足忝桶裏著到波
濤裏洗浴箇中誰會無生曲隨潮流去又流歸
莫是菴前恋筇竹阿呵二老大哥快活誰人奈
汝何噫生死之故亦大矣普以爲遊戲非事虛
言觀其所存豈得而議哉

瀉山小秀禪師與法雲大秀禪師久依天衣懷

公號爲飽參俱有時名故叢林以大小呼之因結伴探諸方首謁圓鑑遠公于浮山遠欲羅致乃示以偈并所編禪門九帶集而諭之曰非上根利智何足語此哉大秀陰知其意卽和偈曰孰能一日兩梳頭緜得髻根牢便休大底還佗肌骨好不搽紅粉也風流于時南禪師居黃檗積翠菴小秀聞僧舉三閑語悚然驚異欲往見之大秀曰吾不疑矣小秀于是獨行大秀遲其

不復潛令僧窺南公作爲僧至期月見其孤坐一榻泊如也返告大秀曰此老無佗長但修行道者僧耳大秀由是讓小秀曰這老大大中途失守負吾先師大秀尋遊淮上首衆僧于白雲而端禪師舉之出世四面山小秀于黃檗久而有契證聞大秀遷棲賢以偈寄曰七百高僧法戰場盧公一偈盡歸降無人截斷黃梅路剛被迢迢過九江又嘗頌三閑話曰我手佛手誰人不

有分明直用何須狂走我脚驢脚高低踏著雨
過苔青雲開日爍問我生緣處二不疑語直心
無病誰論是與非小秀弋陽應氏子家世業儒
環安院乃其故居也若大秀因人之言昧宗師
于積翠而能依白雲蓋得所擇小秀疑三閑話
而求所決真不自欺矣爾後俱爲法道盟主其
所決所擇亦何可訾哉

台州護國元禪師叢林雅號爲元布袋初參圓
悟禪師于蔣山因僧讀死心小參語云旣迷須
得箇悟旣悟須識悟中迷二中悟迷悟兩忘却
從無迷悟處建立一切法元聞而疑卽趨佛殿
以手托開門扉豁然大徹繼而執侍圓悟机辨
逸發圓悟操蜀語目爲贅頭元侍者遂自題省
像付之曰生平只說贅頭禪撞著聾頭如鐵壁
脫却羅籠截脚跟大地撮來墨忝黑晚年轉復
沒刀刀奮金剛椎碎窠窟他時要識圓悟面一

爲渠儂併拈出圓悟歸蜀元還浙東鏟彩埋光
不求聞達括蒼守耿公延禧蓋嘗問道于圓悟
且閱其語錄至題肖像得元爲人乃致開法南
明山遣使物色至台之報恩獲于衆寮迫其受
命方丈古公乃靈源高弟聞其提唱亦深駭異
以是見當時所至龍象蹴踏如元高道尚復羣
居旣邃所養逢辰則出所以軒持于世今夫珉
中玉表急于求售者視元之操履能無慙乎

靈源禪師蚤參承晦堂于黃龍而清侍者之名
著聞叢林元祐七年無盡居士張公漕江西故
欽慕之是時靈源寓興化公檄分寧邑官同諸
山勸請出世于豫章觀音其命嚴甚不得已遂
親出投偈辭免曰無地無錐徹骨貧利生深媿
之餘珍鄺中大施門難啓乞與青山養病身黃
太史魯直憂居里閤有手帖與興化海老曰承
觀音虛席上司甚有意于清兄清兄確欲不行

亦甚好蟠桃三千年一熟莫做退花杏子摘却
此事黃龍興化亦當作助道之緣共出一臂莫
送人上樹拔却梯也噫江西法道盛于元祐間
蓋彈壓叢林者眼高耳况遴選之禮優異如此
靈源似偈力辭而太史以簡美之得非有所激
而云

臨邛復首座頂平日深短小精悍常往來淮山
白雲端和尚深器重之一日遊山次白雲且行

且語曰子曾見甚尊宿試語我來復曰頃在湖
湘如福嚴雅公上封鵬公北禪賢公粗嘗親依
白雲笑曰元來見作家來我且問你玄沙不出
嶺此意如何復趨前將白雲手一搯白雲又問
靈雲見桃花悟道作麼生復卽蹈倒曰將謂是
箇漢白雲蹶起笑而已自是叢林推敬至五祖
演和尚亦待以父執且使佛眼親其緒論佛眼
因問以佛法大意對曰安仁出草屨復後歸鄉

年八十餘而終觀其机契白雲則可知所蘊矣
而始終一節亦足以增懿緇林豈特高踞雄席
然後為榮哉

自雲笑曰云來以我來非且問於心必不出
且謂曰子曾見其尊前請非來斯曰取其脈

寶顏堂訂正羅湖野錄卷二

宋 釋子曉瑩撰

陳繼儒

明 共校

沈元嘉

南嶽芭蕉菴主泉禪師生于泉南祝髮于崇福
院既出嶺造汾陽參禮昭禪師受其印可隱于
衡嶽佯狂垢汙世莫能測以楮為帔所至聚觀
遂自歌曰狂僧一條紙帔不使毳針求細意披

來只麼且延時忍觀蚕苦勞檀施縱饒羅綺百
千般濟要無過是禦寒僧來翫俗來翫黑噴雲
霞山水現五嶽烟凝是翠縑四海浪白爲銀線
佗人云甚模樣剛把漁牋作高尚雖多素質混
然成免效田畦憑巧匠逞金襴與紫袍狂僧直
是心無向迦葉頭陀遙見時定將白氎來相讓
向伊言我不換老和尚泉平時慈明厚之以友
于老南敬之以叔父至于放曠自任簡脫無檢

豈非所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耶其製楮爲帔
無乃矯于侈飾肆意成歌有以諷于浮競由是
而觀未容無取也

無盡居士張公天覺蚤負禪學尤欲尋訪宗師
與之決擇因朱給事世英語及江西兜率悅禪
師禪學高妙聰敏出于流類元祐六年公漕江
西按部分寧五禪逆于旅亭顧問至兜率公曰
聞師聰敏之名久矣悅遽對曰從悅臨濟兒孫

若以聰敏說文章定似都運談禪公雖壯其言而意不平遂作偈命五禪舉揚曰五老机緣共一方神鋒各向袖中藏明朝老將登壇看便請橫矛戟一場悅當其末提綱之語盡貫前者公陰喜之乃遊兜率相與夜談及宗門事公曰比看傳燈錄一千七百尊宿机緣唯疑德山托鉢話悅曰若疑托鉢話其餘則是心思意解何曾至大安樂境界公憤然就榻屢寢屢起夜將五

鼓不覺趨翻溺器忽大省發喜甚卽扣悅丈室門謂悅曰已捉得賊了也悅曰贓物在甚麼處公擬議悅曰都運且寢翌旦公有頌云鼓寂鐘沈托鉢回巖頭一椀語如雷果然只得三年活莫是遭他受記來別去未幾悅遂歸寂公登右揆之明年當宣和辛卯歲二月奏請悅謚號遣使持文祭于塔祠曰昔者仰山謂臨濟曰子之道佗日盛行于吳越間但遇風則止後四世而

有風穴延沼以識常不憚晚得省念而喜曰
正法眼藏今在汝躬死無遺恨矣念既出世首
山荒村破寺衲子纔三十餘輩然其道大振天
下師于念公爲六世孫于雲菴爲嫡嗣住山規
範足以追媲首山机鋒敏妙初不減風穴余頃
歲奉使江西按部西安相識于龍安山中抵掌
夜語盡得其末後大事正宗顯決方以見晚爲
嘆而師遽亦化去惜其福不逮慧故緣不勝喜

其德不可掩故終必有後有若疎山了常兜率
慧照慈雲明鑒清谿志言者皆說法一方有聞
于時有若羅漢慧宜楊岐子圓廣慧守真瀨川
智宣者皆遜跡幽居痛自韜晦風穴得一省念
遂能續列祖壽命今龍安諸子乃尔其盛豈先
師靈骨真灰炆無餘耶蓋其道行實爲叢林所
宗向有光佛祖有助化風思有以發揮之爲特
請于朝蒙恩追謚真寂大師嗚呼余惟與師神

交道契故不敢忘外護之志雖其死生契闊之異而蒙被天子之殊恩則幸亦共之仰惟覺靈祇此榮福夫蔚爲儒宗而崇佛道未有如公者然非敏手安能激發苟非上根未易承當至于嶽立廊廟展大法施既不忘悅之道義而特與追榮矢心以詞勤、若此蓋所以昭示尊師重法欵

五祖演和尚在白雲掌磨所一日端和尚至語之曰有數禪客自廬山來詰之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得有來由舉因緣向伊亦明得教下語亦下得只是未在你道如何演于是大疑卽私自計曰旣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却未枉遂參究累日忽然省悟從前宝惜一時放下厥後嘗曰吾因茲出一身白汗便明得千載清風雪堂行公有頌發揮之曰腦後一椎喪却全机淨保、今絕承當赤灑、今離鈎錐千載

清風付與誰嗚呼中興臨濟法道蓋五祖矣而
于白雲日董廝役辦衆資給其服勤可謂至矣
然亦未聞館以明憲宥以清職何哉

潼川府天寧則禪師蚤業儒詞章婉緝既從釋
得法于儼首座而爲黃檗勝之孫有牧牛詞寄
以滿庭芳調曰咄這牛兒身強力健幾人能解
牽騎爲貪原上綠草嫩離_二只管尋芳逐翠奔
馳後不顧傾危爭知道山遙水遠回首到家遲

牧童今有智長繩坐把短杖高提入泥入水終
是不生疲直待心調步穩青松下孤笛橫吹當
歸去人牛不見正是月明時世以禪語爲詞意
句圓美無出此右或訛其徒以不正之聲混傷
宗教然有樂于嘔吟則因而見道亦不失爲善
巧方便隨機設化之一端耳

西蜀廣道者住筠陽九峰爲雲菴真淨之嗣天
資純至脫略世故有頌趙州勘婆話曰指路婆

婆在五臺禪人到此盡癡歎一拳打破扶桑國
杲日當空照九垓一日有戒上座者善于醫術
分衛而歸命廣說法戒出致問曰如何是九峰
境荅曰滔二雙澗水落二九重山進曰如何是
境中人荅曰長者自長短者自短進曰人境已
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荅曰喫棒得也未
戒作禮而退廣遂問侍者曰陞座爲何事侍者
曰戒藥王請廣曰金毛獅子二出窟便咆哮且

道金毛獅子子是阿誰良久云卽是今晨戒藥
王便下座廣晚年依同門友深公于宝峰雪夜
深與擁炉語論之久潛使人戲去廣臥榻衾褥
及就寢摸索無有置而不問須臾熟睡鼻息如
雷其忘物忘我如此逸人李商老寄以詩曰已
透雲菴向上関熏炉茗盃且開顏頭顱無意掃
殘雪毳衲從來着壞山瘦節直宜青嶂立道心
長與白鷗閑歸來天末一回首疑在孤峰烟靄

與遊從言其大槩是時叢林以道者目之真名
稱厥實也

龍牙才禪師受潭帥曾公孝序之請既開堂于
天寧有僧致問德山棒臨濟喝今日請師爲拈
掇荅云蘇噓蘇噓進云蘇噓蘇噓還有西來意
也無荅云蘇噓蘇噓由是叢林呼爲才蘇噓一
日曾延見諸禪因問曰龍牙荅話只蘇噓如何

道林月菴乃應身而顧諸禪曰借問諸方會也
無曾笑曰可聯成一頌以爲禪悅之樂時座無
續者及傳至雲蓋有慈觀長老曰昨夜虛空開
口笑祝融吞却洞庭湖世稱月菴續後二句豈
不孤慈觀耶今徑山法音首座是時與雲蓋法
席目擊其事然月菴道滿天下亦何藉此
西蜀表自禪師參演和尚于五祖時圓悟分座
接納五祖使自親炙馬圓悟曰公久于老師法

席何須來探水脫有未至舉來品評可也自乃
舉德山小參話園悟高笑曰吾以不堪為公師
觀公如是則有餘矣遂令再舉至今夜不答話
處園悟驀以手掩自口曰止只恁看得透便見
德山也自不勝其憤趨出以坐且撼地曰那裏
有因緣只教人看一句于是朋侪競勉自從園
悟指示未幾有省及迂園悟監總院務即舉自
為座元園悟私告五祖曰渠只得一槩大法未

明在須臾鍛鍊必為法器居無何五祖宣言請
自立僧實欲激其遠到自聞之深有所待一日
上堂以目顧自曰莫妄想便下座自氣不平趨

琅琊啓公法社久之園悟往撫遂於言下大徹

園悟即還蜀出世昭竟演堂拈香其略云若為

今成都昭覺勤禪師去我于此時如得其髓為
甚麼不為佗不見道魚因水有子因母親由是
觀園悟于自有卵翼之功而向人天象前吐露

直欲雪其所負則與黃檗齋百丈有間矣嗚呼
自之無嗣諒有以夫

成都府世奇首座初于舒州龍門燕坐瞌睡間
羣蛙忽鳴誤聽爲淨髮版響亟趨往有曉之者
曰蛙鳴非版也奇恍然詣方丈剖露佛眼禪師
曰豈不見羅睺羅奇遽止曰和尚不必舉待去
自看未幾有省乃占偈曰夢中間版響覺後蝦
蟬啼蝦蟬與版響山嶽一時齊由是益加參究

洞臻玄奧佛眼屢舉分座且力辭曰世奇淺陋
豈敢妄作模範況爲人解粘去縛如金篦刮膜
脫有差則破睛矣佛眼美以偈曰有道只因頻
退步謙和元自慣回光不知已在青雲上尤更
將身入衆藏其謙抑自守見于佛眼之偈而浮
躁銜露好爲人師者聞奇之高風得不羞哉
潭州東明迂禪師乃真如喆公之嗣天資雅淡
知見甚高晚年逸居瀉山真如菴有志于道者

多往親炙之一日閱楞嚴經至如我按指海印
發光有僧侍傍指以問曰此處佛意如何迂曰
釋迦老子好與三十棒僧曰何故迂曰用按指
作甚麼僧又曰汝暫舉心塵勞先起又作麼生
迂曰亦是海印發光僧當下欣然曰許多時蹉
過今日方得受用也忠道者住山時迂尚無恙
相得歡甚然距今未久叢林幾不聞名矣觀其
言論若此則意氣高閑之韻可想見也

饒州薦福本禪師自江西雲門參侍妙喜和尚
至泉南小谿于時英俊畢集受印可者多矣本
私謂其棄已且欲發去妙喜知而語之曰汝但
專意參究如有所得不待開口吾已識也既而
有聞本入室故謂之曰本侍者參禪許多年逐
日只道得箇不會本詬之曰這小鬼你未生時
我已三度霍山廟裏退牙了好教你知由茲益
銳志以狗子無佛性話舉無字而提撕一夕將

三鼓倚殿柱昏寐間不覺無字出口吻間忽尔
頓悟後三日妙喜歸自郡城本趨丈室足纔越
聞未及吐詞妙喜曰本鬚子這回方是徹頭尋
于徑山首衆逮散席訪友謙公于建陽菴中謙
適舉保寧頌五通仙人因緣曰無量劫來曾未
悟如何不動到其中莫言佛法無多子最苦瞿
曇那一通謙復曰我愛他道如何不動到其中
既是不動如何到看他古人得了等門拈出來

自然抓着人痒處本曰因甚麼却道最苦瞿曇
那一通謙曰你未生時吾已三度霍山廟裏退
牙了也于是相顧大笑其朋友琢磨之益蓋如
印圈契約之無差至于會心輾然可使後世想
望其風采

黃龍震禪師初從丹霞淳公遊閱再夏而得曹
洞宗旨作頌曰白雲深覆古寒巖異草靈花彩
鳳銜夜半天明日當午騎牛背面着靴衫淳見

異之及抵瀉山作插鋤井頌曰盡道瀉山父子
和插鋤允自帶干戈至今一井明如鏡時有無
風市波已而參草堂清公獲印可尋出世三
迂而至百丈道大顯著紹興已有律師妄踞黃
龍禪衲散去主事者走錢塘求王承宣繼先之
書達洪帥張公如堽堅命震以從衆望既而主
事請致書謝王公震讓曰若王公爲佛法故何
謝之有况吾與之素昧平生主事恣縮而退

交結權貴倚爲藩垣者聞其言亦足顏汗紹興
以來宗師言行相應與秋霜爭嚴捨震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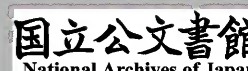
誰哉

湖州上方岳禪師少與雪竇顯公結伴游淮山
聞五祖戒公喜勘驗顯未欲前岳乃先往徑造
丈室戒曰上人名甚麼對曰齊岳戒曰何似泰
山岳無語戒卽打趁岳不甘翌日復謁戒曰汝
作甚麼岳回首以手畫圓相呈之戒曰是甚麼
岳曰老一大一胡餅也不識戒曰趁炉灶熱更

搭一箇岳擬議戒拽拄杖趁出門及數日後岳再詣乃提起坐具曰展則大千沙界不展則毫髮不存為復展即是不展即是戒遽下繩牀把住戒云既是熟人何須如此岳又無語戒又打出以是觀五祖真一代龍門矣岳三進而三遭點額張無盡謂雪竇雖机鋒穎脫亦望崖而退得非自全也耶

徐龍圖禧元豐五年自右正言知渭州既歸

分寧請黃龍晦堂和尚就雲巖為眾說法有疏曰三十年前說法不消一箇莫字如今荆棘塞路皆據見向開門只道平地上休起骨堆不知那箇是佗平地只道喫粥了洗鉢盂去不知鉢盂落在那邊不學溷絕學語言在根作歸根證據木刻鷓子豈鮮從禽羊蒙虎皮其奈喫草故識病之宗匠務隨時而叮嚀須令向千歲松下討茯苓遍將上百尺竿頭試脚步直待骸骨迴



迴方與眼上安眉圖作放匙把筋自由識箇啜
羹喫飯底滋味不是鏤明脊骨曷勝未後拳椎
法門中如此差殊正見師豈易遭遇昔人所以
涉川游海今者乃在我里吾鄉得非千載一時
事當爲衆竭力袒肩屈膝願唱誠于此會人天
挑屑拔釘咸歸命于晦堂和尚獅子廣座無畏
吼聲時至義同大衆虔仰噫今之疏帶俳優而
爲得體以字相比麗而爲見工豈有曾襟流出

直截根源若此黃太史爲擘窠大書鏤于翠琰
高照千古爲叢林盛事之傳云

寂音尊者洪公初于歸宗參侍真淨和尚而至
宝峰一日有客問真淨曰洪上人參禪如何真
淨曰也有到處也有不到處客旣退洪殊自不
安卽詣真淨求決所疑真靜舉風穴頌曰五自
猫兒爪距猱養來堂上絕虫行分明上樹安身
法切忌遺言許外甥且作麼生自安身法洪便

喝真淨曰這一喝也有到處也有不到處洪忽于言下有省翌日因違禪規遭剛去時年二十有九及遊東吳寓杭之淨慈以頌發明風穴意寄呈真淨曰五白貓兒無縫罅等閑拋出令人怕翻身逃擲百千般冷地看佗成話霸如今也解弄些_二從渠歡喜從渠罵却笑樹頭老舅翁只能上樹不能下自後復閱汾陽語錄至三玄頌荐有所證妙喜老師蓋嘗語此而叢林鮮有

知者夫以文華才辯而掩其道微妙喜亦何由取信于後耶

湖州報本元禪師侍南公于黃檗一日爲達上座咨聞入室南曰既是達了爲甚麼更來元曰事不厭細南曰你便打趕出去不是做得老僧侍者元曰不得一向南遂行入方丈元曰大小黃檗龍頭蛇尾南笑而已尋游東吳寓姑蘇南峰蘭若高自標致放懷泉石已而郡將禪崑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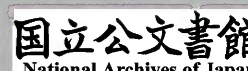
慧嚴律居致元爲第一世追絡繹南公凡見僧
必首問人人盡有生緣作麼生是上座生緣次
問我手何似佛手我脚何似馱脚遂成二偈曰
相逢不免問生緣一句當鋒旨最玄達磨少林
遺隻履却登蔥嶺不虛傳又曰欲透宗門向上
關須明佛手與馱脚真金不使假金裝莫認醜
翻爲毒藥元之語錄序次具在至于真淨問湛
堂語雖異而意同亦可槩見矣今叢林先佛手

馱脚而後生緣殊乖創問之旨可不辨明哉
淮南祐上座者歷叢席最久而脩輩推重之客
鼎州天王寺以道自牧人不得而親疎居無何
語衆曰吾去矣或有謂其戲也以故迫之求頌
卽索毫楮大書曰來不入門去不出戶打破虛
空更無回互拍手呵歸去來白雲散盡青山
露乃趺坐庵盡主事以其未錄道具亟呼撼之
祐復開目舉首以謝曰不致上累善爲保重是

時郡守蘇公亦往致敬撫其遺體曰可謂了事衲僧也

鴈山能仁元禪師參妙喜和尚于海上洋嶼菴風骨清癯危坐終日妙喜目為元枯木一日以三世諸佛不知有話徵詰三四豁然領旨妙喜有偈嘉賞之曰萬仞懸崖忽放身起來依舊却惺惺飢餐渴飲無餘事那論昔人非昔人元後居連江縣福嚴菴食指猥眾日不暇給菴有伽

藍土偶甚夥遂揭偈于祠曉之曰小菴小舍小叢林土地何須八九人若解輪番來打供免教碎作一堆塵是夕神致夢于山前檀越願如所戒及出世能仁有示徒偈曰鴈山枯木實頭禪不在尖新句語邊背手忽能摸得着長鯨吞月浪滔天元乃洋嶼發明者十三人之一耳然在當時朋伍中最號為癡鈍及其遁跡神亦遵從以至應緣徒尤趨慕蓋自般若殊勝中來豈有



佗哉

佛眼禪師元祐三年爲舒州太平持鉢回自淝州是時二十一歲而演和尚將迂海會佛眼慨然曰吾事始濟復參隨往一荒院安能究決已事耶遂作偈告辭曰西別岷峨路五千幸攜餅錫禮高禪不材雖見頻揮斧鈍足難諳再舉鞭深感恩光同日月未能蹤跡上林泉明朝且出山前去佗日重來會有緣演以偈送之曰皖伯

臺前送別時桃花如錦柳如眉明年此日凭欄看依舊青一一兩枝佛眼之蔣山坐夏邂逅靈源禪師日益厚善從容言語間佛眼曰比見都下一尊宿語句似有緣靈源曰演公天下第一等宗師何故捨而事遠遊所謂有緣者蓋知解之師與公初心相應耳佛眼得所勉徑趨海會後七年方領旨噫佛眼微靈源墮水死也必矣其能復透龍門乎先德曰成我者朋友豈欺人

哉

湖州何山辯禪師遊方至西京少林聞僧舉龍
門佛眼禪師以古詩發明屬賓王斬獅子尊者
話曰楊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江人一聲
殘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默有所契即趨
龍門坐夏居無何佛眼舉前話問之辯擬對佛
眼以手托開辯趨出豁然大徹復回吐露佛眼
拽杖逐之已而山門使白麥太湖以病不克行

遂還茗溪菴于峽山久之出世天聖繼迂數刹
嘗頌黃龍三閔話曰我手何似佛手黃龍鼻下
無口當然所見顛預至今百拙千醜我脚何似
馱脚文殊親見無着好箇玻璃茶盞不要當面
諱却人人有箇生緣從來罪大弥天不是牽犁
拽杷便是鼎鑊油煎佛手馱脚生緣謝郎不在
漁船底事奔南走北不親祖父田園一日葛待
制勝仲攜客造其室坐論天地一指萬物一馬

袞三不已辯不之聽葛疑而問曰師謂如何辯
笑而不荅良久厲聲喚待制葛倉皇應諾辯曰
天地一指萬物一馬葛欣然曰須是和尚始得
坐客瞠若竦然加敬非所謂具活人手段能如
是乎

臨川化度淳藏主乃宝峰祥公參徒之傑者該
洽內典博綜外乘高尚瀟湘備見于自述山居
詩凡數十解今記十有二而已拙直自知趨世

遠疎愚贏得住山深現成活計無他物只有鱗
皴杖一尋屋架數椽臨水石門通一徑掛藤蘿
自緣此處宜投老饒得谿雲早晚過自笑疎狂
同拾得誰知癡鈍若南泉幾回食飽游山倦只
麼和衣到處眠無心閑淡雲歸洞有影澄清月
在潭此景灼然超物外本來成現不須參隨身
只有過頭杖飽腹唯憑折脚鐺幾度遣閑何處
好水聲山色裏游行瓦炉爇處清烟靄鐵磬敲

時曉韻寒一穿數珠簾又重拈來百八不相謾
一瓢顏子非爲樂四壁相如未是高爭似山家
真活計屋頭松韻瀉秋濤數行大字具多葉一
炷麝香古柏根石室靜延春晝未杜鵑啼破落
花村漁父子歌甘露曲擬寒山詠法燈詩深雲
莫謂無人聽萬像森羅歷歷知坐石已知毛骨
冷漱泉長覺齒牙清箇中有味忘歸念身老無
餘合此情幽巖靜坐來馴虎古澗經行自狎鷗

不是忘机能絕念大都投老得心休怕寒懶剃
鬢鬆髮爰煖頻添楫拙柴栗色伽梨撩亂掛誰
能勞苦强安排其詠閑適情可謂得之至矣儻
非中有所養孰能尔耶

清逸居士潘興嗣字延之初調德化縣尉同郡
許城始拜江州潘往見之城不爲禮遂懷刺歸
歸竟不之官問道于黃龍南禪師獲其印可嘗
曰我清世之逸民故自號焉嘉祐以來公卿交

薦章數十上既以筠州軍事推官起之辭不就
隱居豫章東湖上琴書自娛一日南公高弟潛
菴源禪師訪之見其拂琴次源曰老 = 大 = 尤
弄箇線索在對曰也要彈教響源曰也不少對
曰知心能幾人寂音題其畫像曰毗盧無生之
藏震旦有道之器談妙義借身為舌擎大千以
手爲地机鋒不減厖蘊而解文字禪行藏大類
孺子而值休明世舒王強之而不可神考致之

而不起此天下士大夫所共聞然公豈止于是
而已哉嗚呼公之休官問道有始終之節寂音
既暴其隱德著而爲讚自茲林下始可謂見一
人耳

妙喜老師以紹興四年春入閩抵甘蔗洲廣因
蘭若坐夏未終徙海上洋嶼揭榜于衆寮曰先
德有云雜毒入心識如油入麪末劫不可取今
時兄弟參禪不得只爲中毒深入骨髓一句有

可得道只管禪將去禪到末後剝得一句時便
歡喜如此之輩佛也救不得今後上案只得看
經不得看雜文字如違連案出院嗚呼是時衆
纔五十五奇而閱八晦朔獲證者十有三焉蓋
激勵而然耳

雲居舜禪師世姓胡宜春人以皇祐間住棲賢
而與歸宗寶公開先暹公同安南公圓通訥公
道望相亞禪徒交往廬山叢林于斯爲盛居無

何郡將貪墨舜不忍以常住物結情固位尋有
讚于郡將民其衣乃寓太平菴仁廟聞其道行
復以僧服寃錫銀鉢盂再領棲賢入院有偈曰
無端被譖枉遭迤半載有餘作俗人今日再歸
三峽寺幾多道好幾多嗔未幾迂雲居道愈尊
衆益盛以偈示衆曰尋求就理兩俱愆不涉二
途病亦然孰謂箇中端的處惟曾貧子一文錢
嗟夫言忤郡將而獲譴名聞天子而被寃禍福

倚伏于舜亦何足云

湖州甘露寺圓禪師有漁父詞二十餘首世所盛傳者一而已本是瀟湘一釣客自東自西自南北只把孤舟爲屋宅無寬窄幕天席地人難測頃聞四海停戈革金門嬾去投書策時向灘頭歌月白真高格浮名浮利誰拘得遂以是得名于叢林蓋放曠自如者藉以暢情樂道而謳于水雲影裏真解脫遊戲耳

臨安南蕩崇覺空禪師生緣姑熟參侍黃龍死心禪師死心惜其福不達慧以無應世爲囑草堂清公送以偈曰十年聚首龍峰寺一悟真空萬境閑此去隨緣且高隱莫將名字落人問尋棲止天台望高叢林應命崇覺禾幾院雁回祿龜勉于土木之役亦無倦誨接嘗頌野狐話曰含血漢人先污其口百丈野狐夫頭狂走驀地喚回打箇筋斗空之天資精悍知見甚高律身

精嚴外請不赴有欲迎齋爲架三門乃告以捨家財荷公發心矣背衆食奈我破戒何其固守如此然平居氣凌諸方于學徒亦鮮假詞色真有父風卓然可敬也

投子聰禪師與海會演和尚元祐間道望並着淮上賢士大夫多從之游黃太史魯直亦嘗勉胡尚書少汲問道于聰演其書曰公道學頗得力耶治病之方當深求禪悅照破生死之根則

憂畏淫怒無處安脚病旣無根枝葉安能爲害投子聰老是出世宗師海會演老道行不媿古人皆可親近殊勝從文章之士學妄言綺語增長無明種子也聰老猶喜接高明士大夫渠開卷論說便穿諸儒鼻孔若干義理得宗趣却觀舊所讀書境界廓然六通四關極省心力也然有道之士須以志誠懇惻歸向古人所謂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此非虛語嗚呼古今文士于釋

教深排而力詆者蓋安于所習毀所不見而然
若黃太史雖為江西宗派之鼻祖然見道而知
天下無二道故勤二懇二曲折指陳以尚書公
為知言之人而可與言也

金陵有俞道婆者禪林傳其參見琅邪啟禪師
家以鬻油資為業一日聞句者唱蓮花樂于市
云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忽有省
不覺大笑拋棄油資與市兒競拾其夫詬曰你

何顛耶婆撫掌曰非公境界自是見僧必勘驗
時有僧過其門婆遽呼曰兒二僧曰媽媽爹二
在甚麼處婆轉身拜露柱僧即踏倒曰將謂有
多少奇特次見僧問曰上座甚處來僧曰五祖
來婆曰五祖長老猶是婆兒子在僧曰婆二却
是誰兒婆曰老婆被上座一問直得立地放尿
其頌婆子偷趙州筍因緣曰虎穴魔宮到者稀
老婆失脚又懷疑趙州喫掌無人會直至如今

成是非宣政間江淮

迦藪婆于是時吹

無孔笛韻出青霄遂致和者旁午而至機緣偈
句流布于世自有賞音爲其一唱而三嘆也

烏巨雪堂行禪師與淨無染書曰比見禪人傳
錄公拈古于中有僧門趙州如何是佛殿裏底
拈云須知一箇髑髏裏而有撐天拄地人愚竊
疑傳錄之誤此決不是公語也何故蓋楊岐子
孫終不肯認箇鑑覺若認鑑覺陰界尚出不得

何有宗門奇特事耶因此亦嘗頌之特恃愛照
提以浼聞頌曰不立孤危机未峻趙州老子玉
無瑕當頭指出殿裏底剗盡茫茫二眼界花行之
真慈爲不請友以書規拈古之失以頌明趙州
之意于宗門有補矣若吾徒不顧其謬妄自提
掇豈獨爲明眼嚆端亦招謗法之愆可不戒哉

寶顏堂訂正羅湖野錄卷二

無嫌當題許出類果為後蓋裝二耶界非許之
與以武閣題曰不立所氣味未刻跋此去不王
何育宗門育執事即因此亦嘗題之許許安照

寶顏堂訂正羅湖野錄卷三

宋 釋子曉瑩撰

陳繼儒

沈元亮 共校

明

蔣山佛慧泉禪師叢林謂之泉萬卷紹聖元年
東坡居士有嶺外之行舟次金陵阻風江滸既
迎其至從容語道東坡遂問曰如何是智海之
燈泉遽對以偈曰指出明明是甚麼舉頭鷓子

羅湖野錄卷三

穿雲過從來這盃最希奇解問燈人能幾箇東
坡于是欣然以詩紀其事曰今日江頭天色惡
砲車雲起風欲作獨望鍾山喚寶公林間白塔
如孤鶴寶公骨冷喚不應却有老泉來喚人電
眸虎齒霹靂舌爲余吹散千峰雲南來萬里亦
何事一酌曹谿知水味佗年若畫蔣山圖仍作
泉公喚居士泉復說偈送行曰脚下曹谿去路
通登堂無復問幡風好將鍾阜臨岐句說似當

年踏碓翁噫東坡平生夷險一致非與憂患爭
者不然正當放浪嶺海之時豈能問智海燈耶
泉奮霹靂舌爲吹散千峰之雲在東坡不爲無
得也

寶峰湛堂準禪師有十二時頌曰雞鳴丑念佛
起來懶開口上樓敲磬兩三聲驚散飛禽方丈
後平旦寅當人有道事須親不聞先聖有慈訓
莫認癡狂作近隣日出卯大道分明莫外討日

系游野錄卷三
用縱橫在目前逢原左右拈來草食時辰更無
一法可當情千里出山雲有色一源投澗水無
聲禹中已龍象須觀第一義若向其中覓是非
見解何曾有李二日南午理事相諳更相互三
門拈向燈籠頭休問佗家覓歸路日昃未法身
清淨絕方比乾坤遐邇盡東西千山萬山翠相
倚晡時申由來大道絕疎親陽和九月百花發
須信壺中別有春日入酉淨室焚香孤坐久忽

然月上滿東窻照我牀頭瑞香斗黃昏戍樓上
鳴鐘已落日行人旅店宿長途花上游蜂罷采
蜜人定亥老鼠此時正無礙忽然燈滅寢堂前
牀前咬我鞞鞵袋半夜子夢裏分明被人使連
宵合藥到天光起來何處有白芷妙喜老師爲
誦出而書其後曰湛堂老人作十二時頌家風
不減趙州而語錄無有謹令侍者了德錄數本
送衆寮與衲子輩結般若緣

惟正禪師字煥然華亭黃氏子幼從臨安北山
資壽本如肄業且將較藝于有司如使禱觀音
像以求陰相正謝曰豈忍獨私于已哉郡人朱
紹安聞而嘉嘆欲啓帑度之正慨然曰古之度
人以清機密旨今返是去古亦遠矣吾墮三寶
數當有其時已而遇祥符覃恩得諧素志既學
三觀於天台復詣徑山參老宿居素而得旨素
住淨土院正輔相久而繼席焉然爲人高簡律

身精嚴名卿巨公多所推重葉內翰清臣牧金
陵迎正語道選日集賓欲以優禮尊奉及期正
作偈辭之昨日曾將今日期出門倚仗又思惟
爲僧只合居巖谷國士筵中甚不宜又途中逢
進山主以偈贈之曰貌古形疎倚仗藜分明畫
出須菩提解空不許離聲色似聽孤猿月下啼
正識慮洗然不牽世累雅愛跨黃犢出入臨安
守蔣侍郎堂有詩曰禪客尋常入舊都黃牛角

上掛餅盃有時帶雪穿雲去便好和雲畫作圖
其爲名公賞重如此平生製作號爲錦谿集三
十卷前二偈並見集中而出處大槩亦塔銘所
載嗚呼世之童乎顛褐乎身則曰如是而爲僧
矣其知清機密旨之謂者亦幾希焉正之言雖
似迂闊以藥吾徒濫廁之病於法門則未容無
補也

蘇黃門子由元豐三年以睢陽從事左遷筠陽

摧筦之任是時洪州景德順禪師與其父文安
先生有契分因往訪焉相從甚樂咨以心法順
示古德搖鼻因緣久之有省作偈呈順曰中年
聞道覺前非邂逅相逢老順師搖鼻徑參真面
目掉頭不受別鉗鎚枯藤破衲公何事白酒青
鹽我是誰慚媿東軒殘月上一盃甘露滑如飴
暨紹聖元年復至筠順化逾年矣公禮其繪像
述讚于左曰與訥偕行與璉同處於南得法爲

南長子成就緇白可名爲老慈憫黑暗可名爲
媯我初不識以先子故訪我高安示搐鼻語再
來不見作禮縑素向也無來今亦奚去蓋順衲
偕行出蜀而順嗣黃龍訥住圓通而大覺璉掌
記室則與順同處唯以仁慈祐物叢林目之曰
順婆婆公爲表而出之良有以也雖嗣法無聞
然有公則所謂一麟足矣

建州開善謙禪師平居不倦誨人而形于尺素
尤爲曲折有曰時光易過且緊緊做工夫別無
工夫但放下便是只將心識上所有底一時放
下此是真正徑截工夫若別有工夫盡是癡狂
外邊走山僧尋常道行住坐臥決定不是見聞
覺知決定不是思量分別決定不是語言問答
決定不是試絕却此四箇路頭看若不絕決定
不悟此四箇路頭若絕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
性也無趙州云無如何是佛雲門道乾屎橛管

取呵呵大笑謙之言如雲廓天布以授學者與夫浮詞濫說何啻天冠地履然福不逮慧出世未幾而卒於謙雖無恨惜乎法門不幸耳

大滬智禪師號大圓叟居秀州青鎮之西菴時參政陳公去非相與過從講道爲樂因問以寂然不動時如何智曰千聖不能覓其蹤又問感而遂通又作麼生智曰萬化不能覆其體公欣然以謂聞所未聞作小詩呈似於智以見意曰

自得安心法悠然不賦詩忽逢重九日無奈菊
花枝一日普淨院範鍾成盛集緇素讚喜公率
智與焉公曰老僧首安能着語而擊哉西菴老
人不可吝法布施智遂操鯨曰長子羅睺羅遵
受如來救撞鐘發大機阿難圓信入我今撞此
鐘見聞獲大益上徹三千界下透無窮極塵劫
迥寥寥太空常寂寂息苦與停酸皆承此恩力
於是四衆歡呼爲非常佛事智常舉三世諸佛

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而拈曰三世諸佛既
不知有狸奴白牯又何曾夢見灼然須知向上
知有底人始得且作麼生是知有底人又繼以
頌發揮之曰吃官酒臥官階當處死當處理沙
場無限英靈漢堆山積嶽露屍骸其提唱又如
此智出世而齒少雖作略不讓雄於諸方其奈
掘衣者走大聲及居大瀉則年運往矣是致道
不克行而爲有識所歎然參政爲序語要謂其

持臨濟宗自任以斯道之重者亦可謂知己也
哉

佛眼禪師住舒州龍門嘗題語于延壽壁間曰
佛許有病者當療治容有將息所也禪林凡有
數名或曰涅槃見法身常住了法不生也或曰
省行知此違緣皆從行苦也或曰延壽欲得慧
命扶持色身也其實使人了生死處也多見少
覺微恙便入此堂不强支吾便求補益及乎久

病思念鄉閭不善退思滅除苦本先聖云病者
衆生之良藥若善服食無不瘥者也又尊宿云
須知有不病者故明書示以告後來觀其規詠
風巾塵履者豈特令退思苦本而已抑欲使遵
乍可有戒而死之訓其明切精審可謂藥石之
言矣嗚呼是大醫王其佛眼之謂乎

汝陽廣慧璉禪師泉州晉江人也世姓陳年志
于學占報劬院之僧籍繼依招慶真覺禪師日

事炊爨有間誦經真覺見而問曰汝念甚麼經
對曰維摩經真覺曰經在這裏維摩在甚麼處
璉茫然無以疇泣涕曰大丈夫漢被人一問無
詞可措豈不媿哉於是謁門中尊宿僅五十餘
員不能契旨卽趨河南首山念禪師因致問曰
學人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念曰家家門前火
把子璉豁然大悟尋擢居堂中第一座于景德
甲辰歲開法廣慧是時王參政署由給事中出

知汝陽璉入州治見其判事次便問作麼生是
郡主一管筆王曰來者便判璉曰忽然總不恁
麼來時如何王作擲筆勢又許郎中式漕西蜀
經由謁璉適接見於佛前許曰先拜佛先拜表
老璉曰蝦蟆吞大蟲許曰恁麼則總不拜去也
璉曰運使話墮許曰許長老具一隻眼璉以衣
袖便拂許曰今日看破便禮拜丁晉公以詩送
宣賜進奉紅綃封龍字茶與璉密緘龍焙火前

春翠字紅綃熨眼新品味至高誰合得雙林樹
下上乘人其爲名公尊崇若此景祐三年歲在
丙子正月二十六日示四圓相自書虎狗鼠牛
字於中揭方丈門遂至九月二十六日而逝景
德間宗師爲高明士大夫歆艷者廣慧而已蹟
其風尚旣拔乎類况享壽八十有六而預知報
謝因紀次大槩以補僧寶傳之闕庶不殞其美
也

金陵華藏民禪師初講楞嚴經於成都聽徒獨盛于時園悟禪師住昭覺民率其友勝公扣以教外別傳之旨偶僧請益十玄談方舉問君心印作何顏園悟厲聲曰文彩已彰民間而恍然自謂至到矣園悟知其以意領解遂示本色鉗鎚民則罔措數日復陳已見曰拈椎豎拂豈不是一切世界諸所有物皆卽妙明真心園悟曰汝元來在這裏作活計民又曰下喝敲牀豈不

是反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園悟曰教中道妙性圓明離諸名相本來無有世界衆生是如何民悚然無以躊逮園悟出蜀住湖北夾山民亦罷講而至因晚參舉僧問巖頭古帆未挂時如何巖頭云後園驢喫草民莫解其意乃詰於園悟及使理前話而問乃荅以庭前栢樹子民遽大徹尋命爲堂中第一座園悟陞堂有偈美之曰休淹四分罷楞嚴按下龔頭徹底參莫學亮

羅海里錄卷三
十一
公親馬祖須知德嶠訪龍潭七年往返游昭覺
萬里翱翔上碧巖今日煩充第一座百花叢裏
現優曇勝亦爲園悟之嗣住泗州普照號法濟
禪師也

福州空首座在江西雲門菴一日妙喜老師問
其香巖上樹話對以好對春風唱鷓鴣及徵之
是樹上語是樹下語空罔然尋避寇之曹谿復
趨臨川疎山時草堂清和尚在焉因看前話有

所證自謂頗見妙喜用處遂歸閩寓古田秀峰
道望四馳而屢却名利之招東禪淨禪師有偈
調之曰山龜有殼藏頭尾七十二鑽不奈何恰
似秀峰空首座嘉招不肯出煙蘿荅曰敢將不
出以爲高朽索其如六馬何賴有曹谿長柄杓
不妨霜月在松蘿空之偈句風韻高妙於事理
尤爲圓融如贈撮藥道人曰當陽拈出大家看
來處分明去處端總是諸人自遮護先生毫髮

羅海里錄卷三
不相瞞又貽修漏道者曰是處叢林走一遭敲
靴打瓦不辭勞忽然踏着通天竅始覺從前立
處高又雪中和僧偈曰蓋覆乾坤似有功洞然
明白又無蹤其如未識無蹤處玉屑霏霏落眼
中曾侍郎吉甫嘗有詩寄之曰江西句法空公
得一向逃禪挽回深密伽陀妙天下無人知
道派中來其爲名公擊節如此

潭州智度覺禪師幼聰慧書史過目成誦欲著

書排釋氏惡境忽現乃悔過出家因冥誦華嚴
經至現相品曰佛具無有生而能示出生法性
如虛空諸佛於中住無住亦無知處處皆見佛
於是悟入華嚴境界爲衆講解于成都剖發微
旨無出其右尋以未探禪宗出峽謁無盡居士
於荆南無盡曰若向上一著非蔣山老孰能指
南遂遣書爲覺紹介其略曰覺華嚴乃吾鄉大
講主前遇龍潭爲伊直截指示決成法器有補

宗門矣覺抵蔣山一日聞圓悟舉羅山道有言
時騎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無言時覲
露機鋒如同電拂覺恍然自謂有所證作偈曰
家住孤峰頂長年半掩門自嗟身已老活計付
兒孫圓悟見而大笑翌日問之曰昨日公案作
麼生覺擬對圓悟便喝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
自茲參究經于五載閱浮山遠禪師削執論於
廬阜有云若道有親疎者豈有旃檀林中却生

臭草須知宗師着着不曾虛發至是頓釋所疑
乃述偈寄圓悟曰出林依舊入蓬蒿天網恢恢
不可逃誰信業緣無避處回來不怕語聲高其
得樂說之辯以扶宗振教爲已任非馳騁於駕
詞而已至於宗門統要機緣無不明之以頌古
今名僧行實無不著之以傳雖博而寡要勞而
少功旣藏于蜀山豈不壯叢林寂寞之傳耶
吉州禾山方禪師元符戊寅歲至豫章翠巖參

禮死心和尚已而執侍閱五載死心既謝院事
寓靖安祐聖瑯公席下唯方與俱日以禪悅為
樂使方述文而祭死心危坐一榻神觀自若而
緇素環侍其文曰維崇寧元年歲次壬午六月
七日參徒比丘惠方謹以太虛為盤萬像為饌
致祭于死心和尚之靈混元之精廓爾發生氣
孕南方剛烈煥明兩踞猊座祖令嚴行一旦拂
衣衲子趨瞻峻機電卷孰敢論評入煩惱海現

涅槃城隨機發藥省彼狂醒含光育德混入枯
榮得大自在游戲寰瀛一法若有萬像崢嶸尚
享噫死心平生訶佛罵祖氣蓋諸方故叢林目
為新孟入及退藏于密則自處固不輕矣而於
師弟子之間乃為兒戲事又豈可以常情測度
哉

翰林學士楊公大年由秘書監出牧汝州時廣
慧有璉禪師在焉公至首謁之問曰布鼓當軒

擊誰是知音者璉曰來風深辨公曰恁麼則禪
客相逢只彈指璉曰君子可入公應喏喏及相
與夜話璉曰祕監曾與誰語及此事來公曰曾
問雲門諒監院兩箇大蟲相咬時如何諒對以
一合相亦嘗自著語曰我只管看未審恁麼道
還得也無璉曰老僧卽不然公曰請別道看璉
以手作拽鼻孔勢曰這畜生更敦赴公於言下
知省遂醜酢達旦自是咨詢經于半載礙膺之

物曝然而釋乃與尊宿激揚機語哀而號汝陽
禪會集因自著敘曰粵以達磨西來少林壁觀
心燈續照信衣密傳逮六世而花果乃成流諸
方而葦麻斯衆隨機有得證道同歸雖性地恒
明而言樞差別師承異稟體用致殊河獸深淺
非觀慧而孰分城乳醇醜亦法味之隨變差毫
髮而彌隔滯筌罟而易分自南嶽懷讓爲曹谿
嫡子讓傳馬祖道一一傳百丈懷海海傳黃檗

希運運傳臨濟義玄玄傳興化存獎獎傳汝州
南院顥顥傳風穴延沼沼傳首山念念傳廣慧
元璉璉於曹谿爲十世爰有俗士潛心空諦勤
求知識多歷年所滯於言句迷乎物我羈官之
故宿緣是契咨詢采索渺瀰時序恍然啓悟洞
見真常有法昭者傳法於葉縣皈省省亦嗣於
念居多集會形於問答扣侍座隅隨時疏錄屬
有好事傳布襄陽南雍名區招提並列大士間

出一音迭吼互爲主伴更有醜對其谷隱紹遠
玉泉守珍同嗣石門徹白馬令岳嗣先白馬倫
普寧歸道嗣德山密正慶惠英鹿門山主惠昭
同嗣雲居齊凡六大士洎廣教省並存言唱用
咨提振仍復討歷遺集詳求昔範或盡相善或
虛其對有別語焉有代語焉往哲深意初心勤
請或教舉其要或顯其旨有拈語焉有垂語焉
躡前以申問者列爲進語因時而興論者備諸

辨語後有同參之淨侶徑途之禪客公齋胥會
精廬環坐隨方扣擊尋常應報者或用掇集以
布於同志凡十有三卷云爾嗚呼六一居士謂
公以文章擅天下然性剛勁寡合觀夫公齋務
簡與宗師激揚萃集機語布於同志以其所存
實聖賢高致也

溫州江心龍翔眩禪師天資嚴重能蹤跡其師
高菴悟公之爲人其偈句亦精妍叢林頗傳誦

之因謝事龍翔游鴈蕩戲題龍鼻水以見意曰
雨足雲收得暫閑謾將頭角寄空山鼻端一滴
無多子引得人人到此間肱後住筠陽洞山退
寓雲居三塔而終然雲居乃受道之地流行坎
止任之以緣復與高菴冥會此非偶然耳
黃龍菴主者初承南禪師遺命領住山緣十有
二白於法席正盛時毅然謝事居西園以晦名
其堂且曰吾所辭者世務耳今欲專行佛法事

也於是榜其門曰告諸禪學要窮此道切須自
看無人替代時中或是看得因緣自有歡喜入
處却來入室吐露待爲品評是非深淺如未發
明但且歇去道自現前苦苦馳求轉增迷悶此
是離言之道要在自肯不由佗悟如此發明方
名了達無量劫來生死根本若見得離言之道
卽見一切聲色言語是非更無別法若不見離
言之道便將領會目前差別因緣以爲所得只

恐誤認門庭目前光影自不覺知翻成剩法到
頭只是自謾枉費心力宜乎晝夜克己精誠行
住觀察微細審思別無用心久遠自然有箇入
路非是朝夕學成事業若也不能如是參詳不
如看經持課度此殘生亦自勝如亂生謗法若
送老之時敢保成箇無事人更無佗累其餘入
室今去朔望兩度却請訪及紹興庚申冬獲斯
榜於南蕩空禪師處空嗣死心能詳晦堂平居

行事然須學者渴法乃與開示以朔望爲準殆謂是也

保寧璣道者元祐間住洪州翠巖時無盡居士張公漕江西絕江訪之璣逆於途公遽問曰如何是翠巖境對曰門近洪崖千尺井石橋分水繞松杉公曰尋常只聞師道者之名何能如是祇對乎璣曰適然耳公笑而長哦曰野僧迎客下烟嵐試問如何是翠巖門近洪崖千尺井石

橋分水繞松杉遂題于妙高臺今有石刻焉

三祖會禪師者天資敬嚴臨衆煩苛故叢林無善譽色目之爲會魔子因持鉢歸示衆舉世尊入舍衛乞食至須菩提白佛言希有世尊比者山僧至深村狹路一婆子亦乘轎來不免各下轎而過婆子問曰和尚向甚處去遂對以持鉢去婆子云啞著甚來由大眾你且道這婆子啞着甚來由與須菩提嘆希有世尊是同是別若

道同甚麼處是同若道別未具衲僧眼在會乃
天衣懷公之嗣緣雖不稔而機辯逸格烏巨行
公固嘗稱其作略似臨濟下金剛眼睛獅子爪
牙者蓋此老亦服膺矣

天童覺禪師因歲莫過衛寺丞進可之廬有堂
曰六湛蓋取楞嚴六處休復同一湛然之義且
覓偈發揮其旨覺卽賦曰風瀾未作見靈源六
處亡歸體湛存諸法性空方得座一彈指頃頓

開門寒梅籬落春能早野雪櫺窗夜不昏萬像
森羅心印印諸塵超豁妙無痕妙喜老師自徑
山繼至衛命和之曰非湛非搖此法源當機莫
厭假名存直須過量英靈漢方入無邊廣大門
萬境交羅元不二六牕晝夜未嘗昏翻思龐老
事無別擲劒揮空豈有痕世俗名堂室必於儒
書意在燕休閒適而已其欲資坐進此道取於
佛經蓋亦鮮矣所以天童賦偈美之徑山依韻

和之是皆指以入道捷徑略不少惜眉毛耳
西蜀顯禪師者落髮師乃紹覺白公有偈送之
南游曰古路迢迢自坦夷臨行不用更遲疑
時若到諸方日爲我分明舉似伊既至海會參
禮演和尚一日演語曰我固知你見處只是未
過白雲關是時園悟爲侍者顯密以白雲關意
扣之園悟曰你但直下會取已而演自城歸顯
偕園悟入城相值於興化演曰記得在那裏相

見來顯曰全火祇候演顧園悟曰這漢饒舌矣
由是機語相契久而辭歸蜀演爲小參曰離鄉
四十餘年一時忘却蜀語禪人曰成都切須
記取曾語顯旋成成都紹覺住昭覺使顯應長松
之命開堂拈香曰一則爐鞴功精一則磨淬極
妙二功並著理孰爲先不見道本重未輕當風
可辨此香奉爲紹覺和尚爇向爐中令教普天
帀地填溝塞壑使天下衲僧無出氣處嗚呼言

浮其實欲隱彌露無乃計之左乎其與一宿覺
蓋相萬也至於蚤善戴嵩之筆故叢林目爲顯
牛子旣以小技溷掩道望以故情謬紊師承而
爲後世矜式其可耶

邵武吳學士諱偉明字元昭參道於海上洋嶼
菴與彌光藏主爲法友別去未幾於南劔道中
有省乃頌妙喜老師室中所問十數因緣今紀
其一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通身一穿金鎖

骨趙州參見老南泉解道鎮州出蘿蔔遂致書
以頌呈謂不自謾也妙喜卽說偈證之曰通身
一穿金鎖骨堪與人天爲軌則要識臨濟小廝
兒便是當年白拈賊繼而光往邵武相訪亦和
之曰通身一穿金鎖骨正眼觀來猶剝物縱使
當機覲面提敢保居士猶未徹妙喜亦嘗謂元
昭有宗師體裁又稱光爲禪狀元諒其然乎以
之追蹤丹霞龐老故事可無媿也

虎丘隆禪師道貌如甚慙者與圓悟禪師潭之道林法席一日圓悟問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遂豎起拳云見麼隆曰見圓悟曰頭上安頭隆于言下領旨尋俾掌藏教有問圓悟曰隆藏主柔易如此何能爲哉圓悟曰瞋睡虎耳及住虎丘道大顯著因追繹白雲端和尚立祖堂故事乃曰爲人之後不能躬行遺訓於義安乎遂圖像奉安題讚于上達磨曰

闔國人難挽西携隻履歸只應熊耳月千古冷
光輝百丈曰迅雷吼破澄潭月當下曾經三日
聳去却膏肓必死疾叢林從此有家風開山明
教大師曰春至百花觸處開幽香旖旎襲人來
臨風無限深深意聲色堆中絕點埃嗚呼百丈
創立禪規以來叢林卒不至於弛廢實本于此
白雲以百丈配享達磨有識靡不躋其議可謂
知本矣隆既能遵行奉先之禮又從而爲讚發

明其道有足多也

靈源禪師居黃龍昭默堂與東湖居士徐師川夜話遂及陳述古嘗對東坡談禪東坡謂其如說食龍肉且以自所論若食猪肉實美而真飽也靈源曰此乃東坡早歲趨俊發言不覺負墮當爲明之於是成二偈東坡笑說喫龍肉舌底那知已嚙津能省嚙津真有味會言龍肉不爲珍又何知龍肉卽猪肉細語麤言盡入神惜彼

當年老居士大機會未脫根塵師川笑曰至哉斯言惜老坡不聞也噫東坡詩有前身自是盧行者之句蓋自知從佛祖中來矣然較所學於述古可謂前言戲之耳靈源欲杜其從而作說者以偈辨明厥有旨哉

興元府吳恂字德夫以元豐元年任豫章法曹時郡帥王觀文韶迎晦堂和尚入城館於大梵院而咨心要吳亦往參扣晦堂曰公平生學解

記憶多論卽不問父母未生已前道將一句來
吳窘無以對遂於行住坐臥提撕此語忽自知
有而機莫能發乃閱傳燈錄至鄧隱峰倒卓而
化其衣順體不褪深以爲疑自是徧問尊宿或
荅以神通妙用或荅以般若力資疑終不釋復
趨晦堂而問之晦堂笑曰公今侍立是順耶是
逆耶吳曰是順晦堂曰還疑否吳曰不疑晦堂
曰自旣不疑何疑於彼吳於言下大徹嘗有二

偈題于晦堂中無門戶四無旁學者徒勞捉影
忙珍重故園千古月夜來依舊不曾藏又廬峰
居士舊門人邈得師真的的親大地撮來成箇
眼翻騰別是一般新晦堂有偈送之海門山嶮
絕行蹤踏斷牢關信已通自有太平基業在不
論南北與西東噫吳爲府掾能自公餘暇質疑
於尊宿與一行作吏此事便廢者遠矣是時叢
林皆傾慕其風采亦可謂特立之士林間錄以

德夫爲敦夫無乃

潛菴源禪師初謁潭月和尚月問曰旨何而來作箇甚麼源曰近離洪州欲學佛法月曰殿裏有去學取源曰今日撞著箇泥堆月曰白日裏見鬼源便喝旣而趨黃檗與南禪師法席源爲人外若簡淡而中敏南公喜之命執侍最久而源侍者之名遂著叢林嘗頌三關話曰拈一放一烏光黑漆打破画餅青天白日欲識鷲峰

峰上機摩訶般若波羅密年逾八十而喪明學者益親附之有欲版其語要流通源設拒曰若吾語深契佛祖從今百日間目復有明則割汝請如期果愈緇素讚喜曰得非般若之驗歟壽九十有六而遷寂建炎己酉冬訖後事不數日虜犯洪城殺戮無噍類源不罹斯厄非道德所致耶

寶顏堂訂正羅湖野錄卷三

八十年... 清... 寶... 湖... 野... 錄... 卷... 三... 三

寶顏堂訂正羅湖野錄卷四

宋 釋子曉瑩撰

陳繼儒

明 沈元禎 共校

明州智朋禪師初為寶峰持鉢至焦山時方丈
成枯木與照闡提俱嗣芙蓉楷公先後得法未
嘗相識成問朋曰寶峰有何言句朋即呈照自
題肖像曰雨洗淡紅桃萼嫩風搖淺碧柳絲輕

白雲影裏怪石露流水光中枯木春暎你是何
人成稱賞之曰今日方知寶峰親見先師來又
指以問朋曰汝會麼朋曰不會成曰汝記得法
燈擬寒山否朋遂誦至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
泉於憶字處成遽以手掩朋口曰住住朋豁然
有省朋後出世衡州花藥爲照之嗣尋遷婺州
天寧先是崇寧二年詔州郡建禪苑以萬壽配
紀元爲額于時有致法門興衰之慶於妙湛禪

師妙湛謝之曰乃今而後安得明眼尊宿三百
六十員布於天下耶第恐法門衰由是矣至政
和元年改崇寧爲天寧朋之住天寧在紹興七
年陳僑寓混殺於有司遂奉聖旨改報恩廣孝
得專一追崇指揮逮十五年易廣爲光蓋事權
輿於朋矣故錄朋能推廣聖孝於無垠而併記
妙湛之言妙湛住雪峰而終

死心禪師紹聖間注江西翠巖法堂後有齊安

王祠威靈甚著死心徙祠於院西偏卽址以建
文室設榻燕寢鱗蟠身側叱去復來夜以爲常
一夜將三鼓夢冠裳者通謁極陳遷居非所樂
欲假莊丁六十輩南游二廣死心在夢諾之居
無何莊丁家疫癘大作物故如數而後已遂設
問於學徒曰且道果有鬼神乎若道有又不打
殺死心若道無莊丁爲甚麼死時下語鮮有契
者適楚源首座自寶峰真淨會中來死心如前

問之源曰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死心笑而
已源應機鈍甚寂音目爲源五斗蓋開口取氣
炊熟五斗粟方能醺一轉語妙喜老師蚤嘗爲
源見知因謁李商老逾年而歸源讓之曰啞荒
了也豈不念無常迅速乎老師晚年常以此語
學徒且謂當時不覺汗下嗚呼寶峰號江西法
窟源於其間持維挈綱激勵英俊亦不失陳蒲
鞵之爲人也

瀨州顯首座賦性高逸機辯自將保寧勇禪師以子育之因示以神劍頌提得神鋒勝太阿萬年妖孽盡消磨直饒埋向塵泥裏爭奈靈光透匣何顯曰謾效顰亦提得一箇勇曰何不呈似老僧顯便舉云凜凜寒光出匣時乾坤閃爍耀潛輝當鋒坐斷毗盧頂更有何妖作是非勇曰忽遇天魔外道來時如何顯以坐具便撼勇作倒勢顯拂袖而行勇曰且來顯曰且去掘窟勇

笑而已尋謁端禪師於白雲端稱於衆待以猶子之禮一日端與淨居瑤公游水磨顯借數枰先在遂侍端右瑤曰顯兄且莫妨穩便端曰從佗在此聽說話顯曰不曾帶得標手錢來便行二老相顧爲之解顏既而游湘西寓鹿苑真如禪師使之分座接納久而歸瀨上或傳住西堂而終顯之參保寧如太原孚在雪峰及趨白雲似大禪佛到霍山雖具有體裁何竟無聞哉得

非谿邊老嫗喚其舊名耶

佛鑑禪師元符二年首衆僧於五祖于時太平
靈源赴黃龍其席既虛靈源薦佛鑑於舒守孫
鼎臣遂命之出世演和尚付法衣佛鑑受而捧
以示衆曰昔釋迦文佛以丈六金襴袈裟披千
尺彌勒佛身佛身不長袈裟不短會麼卽此樣
無佗樣自是一衆悚服及禮辭次演曰大凡應
世略爲子陳其四端雖世俗常談在力行何如

耳一福不可受盡福盡則必致禍殃二勢不可
使盡勢盡則定遭欺侮三語言不可說盡說盡
則機不密四規矩不可行盡行盡則衆難住其
詞質而理優足以救過遠惡亦猶藥不在精粗
愈病者爲良耳

明州啓霞宏禪師秀峰祥公之嗣爲人剛峭不
妄言笑故有鐵面之名於叢林嘗著法寶傳三
卷烏巨行公爲序冠其端略曰凡禪門正法眼

藏皆見于傳有引以敘其機緣有頌以顯其宗
要學者覽之宗要明而機緣得矣茲可見傳之
大槩然啓霞介於天童育王之間衲子過門必
與勘驗一日有僧稱衡陽人與師同里閉侍者
通謁宏拽杖且行且語曰不去參禪學道來認
鄉人討箇甚麼僧擬議卽以杖打出其接物類
如此院之山林深秀有貴人卜墓所親迎柩至
宏堅臥其穴不克襄事郡守仇待制遣人諭之

曰千年常住一朝僧長老何苦爭耶宏曰不可
以一朝僧壞千年常住貴人亦賢者善其言而
改圖又行事類如此宏雖緣不勝而以千年常
住爲已任足可羞結情固位者之顏矣至於剛
正之操勤儉之德挺挺有祖風烈可謂大瀉喆
公之有孫也

馮給事濟川紹興八年隨僧夏于徑山因題枯
體圖曰形骸在此其人何在乃知一靈不屬皮

袋妙喜老師見而謂之曰公何作此見解耶卽和曰只此形骸卽是其人一靈皮袋皮袋一靈馮於是悚然悔謝是時堂中首座九仙清禪師亦繼之曰形骸在此其人何在日炙風吹掩彩掩彩清乃惠日雅公之嗣

寶峰闡提照禪師有法語五則示其宗旨以付聰藏主一曰曹山立四禁盡衲僧命脈透得過切忌依倚將來了事人須別有生機一路二曰

衲僧向異類中行履先德道異類墮此是了事人病明安道須是識主始得三曰闡提尋常向人道不得參禪不得學佛只要伊如大死人只恐聞此語作無事會作無法可當情會正是死不得若是死得決不肯作這般見解佗時爲人切宜子細四曰吾家立五位爲宗往往人以理事明以寂照會以能所見以體用解盡落今時何得名爲教外別傳之妙生死路頭那箇是得

力處總不恁麼時如何卜度卽不中五曰有情
故情滲漏有見故見滲漏有語故語滲漏設得
無情無見無語拽住便問佗你是何人闡提平
時不謾許與而囑累於聰其任固重聰必穎然
秀出於門弟子之間者夫何出世福清之天王
不克行道而終遂致名亦不聞於叢林也

薦福本禪師紹興十年首衆僧於徑山有偈示
聰上座曰毒龍猛虎堂前立鐵壁銀山在後橫

進旣無門退無路如何道得出常情聰還鄱陽
取道徽州謁太守吳元昭因出似之吳曰毒蛇
猛虎空相向鐵壁銀山謾自橫長笛一聲歸去
好更於何處覓疑情吳與本以同參契分更唱
迭和與夫捉盃笑語爲治劇餘樂則有間矣若
非透脫情境安能爾耶

石霜清素侍者闡之古田毛巖乃生緣也晚遁
湘西鹿苑以閑淡自牧兜率悅公時未出世與

之隣室有客惠生荔枝悅命素曰此乃老人鄉果可同餉也素慨然曰自先師去世不見此矣悅從而問之師爲誰耶對以慈明悅乃乘閑致密款其緒餘素因問子曾見何人悅以真淨文和尚告之素曰文又見誰耶悅曰南禪師素曰南禪頭在石霜不久其道盛如此悅益駭異尋袖香咨扣素曰吾福鮮緣寡豈可爲人師但子之見解試吐露看悅卽具陳素云只可入佛不

可入魔須知古德謂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悅擬對又遽問以無爲如何說悅又擬對而素忽高笑悅恍然有得故嘗以語無盡居士張公逮崇寧三禩寂音尊者謁無盡於峽州善谿無盡曰昔見真淨老師于歸宗因語及兜率所謂末後句語尚未終而真淨忽怒罵曰此吐血禿丁脫空妄語不用信旣見其盛怒不敢更陳曲折然昔真淨不知此也寂音曰相公惟知兜率口授

未後句至於真淨老師真藥現前而不能辨何也無盡駭曰真淨果有此意耶寂音徐曰疑則別參無盡於言下頓見真淨用處卽取家藏真淨肖像展拜題讚其上以授寂音曰雲菴綱宗能用能照冷面嚴眸神光獨耀孰傳其旨覲露唯肖前悅後洪如融如肇厥後有以讚鑱石于仰山寂音亦有二偈示悅之侍者智宣云素公死後閑名在末後句如黃石書殺盡英雄人不

見子房兩眼似愁胡又曰無爲兩字如何說開口知君病轉深試問舊時宣侍者不言不語笑吟吟噫悅能扣素而不能忘其轍跡致無盡墮其中非寂音發真淨瞑眩之藥何能愈無盡膏肓之疾耶信宗師爲人各有惠利豈易測其涯涘哉

佛眼遠禪師初至海會依演和尚以已事咨決者屢矣演只語之曰我不如你你自會得好或

曰我不會我不如你遠莫涯其意久而復扣曰
今會中誰可親近演曰有元禮首座來時只向
伊道衲僧須具緇素眼始得及聞我上堂道同
時出入宿世冤家之語遂有省子若乞教於禮
必須獲益及請問禮乃以手引遠之耳繞團爐
數帀且行且語你自會得好遠曰有冀開發却
尔相戲豈法施之式哉禮曰汝佗日悟去方知
今日曲折已而寒夜孤坐撥爐見火一豆許恍

然自喜曰深探撥有些子平生事只如此遽起
閣几上傳燈錄適當破竈墮因緣洞符所證園
悟因詣其寮舉青林搬土話驗之且謂古今無
人出得遠曰有甚麼難出園悟曰只如佗道鐵
輪天子窠中旨又作麼生出遠曰我道帝釋宮
中放赦書園悟退而語朋舊曰喜遠兄便有話
人句也其後遠之嗣子烏巨行公有頌發揮海
會之語曰我不會今不如你達磨當門缺兩齒

滿堂無限白蘋風明明不自秋江起又曰我不
會今不如你堪笑千花生碓甯善財謾說百城
游何曾踏着自家底

仰山偉禪師者平時機語叢林鮮傳其見於仰
山祖堂自讚曰吾真難貌班班駁駁擬欲安排
下筆便錯又塔銘載示衆曰道不在聲色而不
離聲色凡一語一默一動一靜隱顯縱橫無非
佛事日用現前古今凝然理何差玄妙喜老師

謂其是講因明百法起信等論師及參得禪了
開口更不着經論一字以其說禪方於雲蓋老
智云

端和尚於皇祐四年寓歸宗書堂郭功甫任星
子主簿時相過從扣以心法逮端住承天遷圓
通郭復尉於江州德化往來尤密端移舒州白
雲海會郭乃自當塗往謁端問曰牛醇乎對曰
醇矣端遽厲聲叱之郭不覺拱而立端曰醇乎

醉乎於是爲郭陞堂而發揮之曰牛來山中水
足草足牛出山去東觸西觸又不免送之以偈
曰上大人丘乙巳化三千可知禮未幾示寂郭
爲銘其塔略曰師之道超佛越祖師之言通今
徹古收則絕纖毫縱則若猛虎可謂知言矣昔
人逢僧話得半日之閑尚見於詩況學牧牛卒
致乎醉自載于塔碑亦不爲過

無盡居士見兜率悅禪師既有契證因詢晦堂
家風於悅欲往就見悅曰此老只一拳頭耳乃
潛奉書於晦堂曰無盡居士世智辯聰非老和
尚一拳垂示則安能使其知有宗門向上事耶
未幾無盡游黃龍訪晦堂於西園先以偈書默
菴壁曰亂雲堆裏數峰高絕學高人此遜逃無
奈俗官 住處前驅一謁散猿猱徐扣宗門事
果示以拳頭話無盡默計不出悅之所料由是
易之遂有偈曰久響黃龍山裏龍到來只見佳

山翁須是背觸拳頭外別有靈犀一點通靈源
時爲侍者尋題晦堂肖像曰三問逆摧超玄機
於鷲嶺一拳垂示露赤體於龍峰聞時富貴見
後貧窮年老浩歌歸去樂從教人喚住山翁黃
太史曾直聞而笑曰無盡所言靈犀一點通此
藟苴爲虛空安耳穴靈源作偈分雪之是寫一
字不着畫嗟乎無盡於宗門可謂具眼矣然因
人之言昧宗師於晦堂鑒裁安在哉悅雖得無

盡樂出其門其奈狹中媚忌爲叢林口實也
死心禪師以大觀元年丁亥九月從洪帥李景
直之命住黃龍山明年揭榜于門曰仰門頭行
者賓客到來劃時報覆卽不得容縱浮浪小輩
到此賭博常切掃洒精潔凡置三門者何也卽
空無相無作三解脫門今欲登菩提場必由此
門而入然高低普應遐邇同歸其來入斯門者
先空自心自心不空且在門外戊子九月十八

日死心叟白死心平日佛祖在所詆訶而於賓客不立涯岸如此其言典而嚴簡而悉於世出世間兩得之矣若使守法任者具如是施爲何慮叢林之不振耶

程待制智道曾侍郎天游寓三衢最久而與烏巨行禪師爲方外友曾嘗於坐間舉東坡宿東林聞谿聲呈照覺總公之偈谿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

舉似人程問行曰此老見處如何行曰可惜雙脚踏在爛泥裏曾曰師能爲料理否行卽對曰谿聲廣長舌山色清淨身八萬四千偈明明舉似人二公相顧嘆服吁登時照覺能奮金剛椎碎東坡之巢窟而今而後何獨美大顛之門有韓昌黎耶雖烏巨向曾程二公略露鋒鋦豈能洗叢林噬臍之嘆哉

蘇州定慧信禪師蚤以百丈野狐頌得叢林之

舉其頌曰不落不昧二俱是錯取捨未忘識情
卜度執滯言詮無繩自縛春至花開秋來葉落
錯錯誰知普化搖鈴鐸又貽老僧曰俗臘知多
少龐眉擁毳袍看經嫌字小問事愛聲高暴日
終無厭登階漸覺勞自言曾少壯游嶽兩三遭
信爲明眼宗匠此乃其遊戲耳然品題形貌之
衰憊摸寫情思之好尚抑可謂曲盡其妙矣
樞密蔣公穎叔與圓通秀禪師爲方外友公平

日雖究心宗亦泥于教乘因撰華嚴經解三十
篇頗負其知見元豐間漕淮上至長蘆訪秀而
題方丈壁曰余凡三日遂成華嚴解我於佛法
有大因緣異日常觀此地比覺城東際唯具佛
眼者當知之于時秀辨之曰公何言之易耶夫
華嚴者圓頓上乘乃現量所證今言比覺城東
際則是比量非圓頓宗文云異日且一真法界
無有古今故云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常念若

言異日今日豈可非是乎又云具佛眼者方知
然經云平等真法界無佛無衆生凡聖情盡彼
我皆忘豈有愚智之異若待佛眼則天眼人眼
豈可不知哉公於是悔謝及秀示寂公以文祭
之曰方外之友唯余與師念昔相見一語投機
師來長蘆我漕淮沂亦復交臂笑言熙怡我論
華嚴師爲品題陷虎機緣脫略徑畦曷爲捨我
先其往而疏奠致誠庶其歆之嗚呼公於華嚴

非素業矣而欲追蹤棗栢大士游普賢行願海
未免背馳秀不敢孤方外照爲之辨明然一字
之師似可羞張渭浪稱於齊已也

襄陽谷隱顯禪師生於西蜀安樞密之別業田
丁家南游參仰山偉公因致問如何是佛向上
事偉對以日出東方夜落西顯復進語東方向
上更望指示語未竟而偉便打於是有省及住
谷隱以仰山忌日對靈拈香曰仰面不見天低

頭不見地不知大仰來不來一炷旃檀表勤意
顯爲人誠至道學純正安公嘗攜家屬致拜且
語人曰不意有一佛出吾家地上遂奏淨覺禪
師號以仰敬焉蓋取其蘊略其所出可謂道一
介則一介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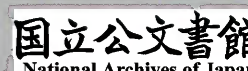
潭州雲蓋智和尚居院之東堂政和辛卯歲死
心謝事黃龍由湖南入山奉觀日已夕矣侍僧
通謁智曳履且行且語曰將燭來看其面目何

似生而能致名喧宇宙死心亦絕叫把近前來
我要照是真師叔是假師叔智卽當曾毆一拳
死心曰却是真箇遂作禮賓主相得歡甚及死
心復領黃龍至政和甲午十二月十五日示寂
時智住開福得其計音卽陞座曰法門不幸法
幢摧五蘊山中化作灰昨夜泥牛通一線黃龍
從此入輪迴侍僧編次易入爲出智見而大詬
是時智年九十可謂宗門大老矣視死心爲猶

子聞訃嘆法幢之摧蓋前輩以法道故今則不然生譽死毀與市輩無異真可羞也

泉州教忠光禪師與李參政漢老在小谿雲門菴妙喜會中有同參契分李因致光住教忠功德院其疏有三拜頓忘師弟子一口吞盡佛眾生之句為叢林傳誦既而李病將革以偈寄光冀歲曾經度厄津深將法力荷雲門如今稍覺神明復擬欲疇師不報恩光即和之胡林穩坐

已通津何處更尋不二門八苦起時全體現不知誰解報深恩李得其報閱罷而逝其處生死之大變泊然不亂而言神明還復可見平日所養矣東坡謂生死之際不容其偽李殆庶幾焉李文和公大中祥符間嘗作二句頌寄朱發運正辭是時許郎中式亦漕淮南朱遂以李頌示許相與聯成四句曰參禪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李雨催樵子還家朱風送漁舟到岸許仍



命浮山遠公和之曰參禪須是鐵漢著手心頭
便判通身雖是眼睛也待紅爐再鍛鉏麈觸樹
迷封豫讓藏身吞炭鷲飛影落秋江風動蘆花
兩岸文和公尋復自和曰參禪須是鐵漢著手
心頭便判直趨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今唯
傳後一頌而已然世謂士夫學禪只資談柄亦
安知文和之唱諸公之和其語徑正有宗門體
裁也哉

明州和菴主從南嶽辨禪師游叢林以爲飽參
及逸居雪竇之前山栖雲菴有志於道者多往
見之雪竇主者嫉其軋已因郡守周舍人聞其
名而問之對云一常僧耳和遂題三偈于壁徙
居杖錫山一曰自從南嶽來雪竇二十餘年不
下山兩處居菴身已老又尋幽谷養衰殘二曰
十方世界目前寬拋却雲菴過別山三事壞衣
穿處補一條藜杖伴清閑三曰黃皮裹骨一常

僧壞衲蒙頭百慮澄年老嬾能頻對客攀蘿又
上一峻嶒和之清名高德出自所守而神蕊形
茹亦何與於世然猶取息於時卒致徙居噫德
名累人信矣夫

百丈珍禪師有開山大智禪師讚曰要識百丈
祖師只這目前便是若更顧佇心量何止落在
第二向未遭喝已前識渠面目尋扭住作聲時
全無巴鼻誰云馬駒踏殺天下人出得這一箇

得恁芽氣元來不直半分始解兒孫滿地珍乃
建陽人天資和雅篤爲杜多之行搭以麓繒僧
伽梨韻致高古由是得珍布衲之名於叢林也
廬山慧日雅禪師乃真浮高弟嘗著禪本草一
篇曰禪味甘性涼安心臟祛邪氣闢壅滯通血
脉清神益志駐顏色除熱惱去穢惡善解諸毒
能調衆病藥生人間但有大小皮肉骨髓精麤
之異獲其精者爲良故凡聖尊卑悉能療之餘

者多於叢林中吟風咏月世有徒輩多采聲殼
爲藥食者悞人性命幽通密顯非證者莫識不
假修煉炮製一服脫其苦惱如縛發解其功若
神令人長壽故佛祖以此藥療一切衆生病號
大醫王若世明燈破諸執暗所慮迷亂幽蔽不
信病在膏盲妄染神鬼流浪生死者不可救焉
傷哉噫世稱韓昌黎毛穎傳以文章爲滑稽若
禪本草寧免併按者歟先佛號大醫王而修多

羅藏得非方書乎況禪本草從藏中流出議病
且審使藥且親其有服食獲證大安樂地也必
矣由是觀之雅豈徒然哉湛堂準禪師與雅公
爲法門昆仲因雅述禪本草乃製炮炙論佐之
曰人欲延年長生絕諸病者先熟覽禪本草若
不觀禪本草則不知藥之溫良不辨藥之真假
而又不諳何州何縣所出者最良旣不能窮其
本末豈悟藥之體性耶近世有一種不讀禪本

草者却將杜漏藍作綿州附子往往見面孔相
似便以為是苦哉苦哉不惟自誤兼誤他人故
使後之學醫者一人傳虛萬人傳實擾擾逐其
末而不知安樂返本之源日月浸久橫病生焉
漸攻四肢而害圓明常藥之體自旦及暮不能
安席遂至膏肓枉喪身命者多矣良由初學龐
心師授莽鹵不觀禪本草之過也若克依此書
明藥之體性又須解如法炮製蓋炮製之法先

須選其精純者以法流水淨洗去人我葉除無
明根秉八還刀向三平等研碎剉用性真空火
微焙之入四無量曰舉八金剛杵杵八萬四千
下以大悲千手眼篩篩之然後成塵塵三昧煉
十波羅蜜為圓不拘時候煎一念相應湯下前
三三圓後三三圓除八風二見外別無所忌此
藥功驗不可盡言服者方知此藥深遠之力非
世間方書所載後之學醫上流試取禪本草觀

之然後依此炮製合而服之其功力蓋不淺也

鼎州靈巖安禪師為人奇逸機辯自將佛性泰

公未出世時安以師事之及泰住德山遣安通

嗣書于蔣山園悟禪師爾時園悟坐于丈室安捧書趨前園悟

曰千里馳達不辱宗風公案現成如何通信安

曰覲面相呈更無回互園悟曰此是德山底那

箇是專使底安曰豈有第二人耶園悟曰背後

底潭安便度書園悟曰作家禪客天然猶在安

曰分付與蔣山乃下通首座大眾書于僧堂前

首座問曰玄妙白紙此自何安呈起書曰見麼

首座遂引手接安復執却曰久默斯要不務速

說今日拜呈幸希一鑒首座便喝安曰作家首

座首座又喝安打一書首座擬議安曰未明三

八九不免自沈吟又以書打一下曰接園悟與

佛眼禪師立于法堂且盼其作略園悟厲聲曰

打我首座死也佛眼曰官馬廝踏有甚憑據安

曰說甚麼官馬廝踏正是龍象蹴踏也園悟曰
喚來喚來安復至法堂上園悟曰我五百衆中
首座你爲甚麼打他安曰和尚也喫一頓始得
園悟顧佛眼吐舌而已佛眼曰未在乃顧安而
問曰只如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
過橋流水不流意作麼生安低躬曰所供並是
諸實園悟笑曰元來是家裏人遂至五祖自禪
師處自曰書裏說甚麼安曰文彩已彰自曰畢

竟說甚麼安曰當陽揮寶劍自曰近前來這裏
不識數字安曰莫詐敗自顧侍者曰這是那裏
僧安曰莫侍者曰曾在和尚會下去自曰怪得
恁麼滑頭安曰曾被和尚鈍置來自遂將書於
爐上熏曰南無三滿多沒馱喃安近前彈指而
已安再至於蔣山坐夏園悟使分座接納秋辭
歸園悟曰子何所需安曰短歌須要十數丈長
句只消三兩言園悟乃以頌嘉賞之曰使乎不

蔡河里金卷四
三十五
辱命臨機貴專對安禪將虎鬚著著超方外不
唯明牕下安排授向繩牀搜嶮崖拈椎豎拂奮
雄辯金聲玉振猶奔雷九旬落落提綱宗衲子
濟濟長趨風解粘去縛手段辣驅耕奪食猶雍
容秋風忽作要歸去了却武陵一段事勃宰理
窟乃曾中行行不患無知已臨行索我送行篇
栗棘蓬與金剛圈短歌須要十數丈長句只消
三兩言金毛獅子解翻身箇是叢林傑出人

跋

前哲入道機緣禪書多不備具者其過在當
時俊英失於編次是無衛宗弘法之心而然
遂致有見賢思齊者徒增太息耳妙總窮居
村落不聞叢林勝事久矣比者江西瑩仲溫
遠自雙徑來訪山舍娓娓談前言往行殊慰
此懷徐探囊中遂得羅湖野錄一編所載皆
命世宗師與賢士大夫言行之粹美機鋒之

醜酢雄文可以輔宗明教誨可以警後昆於
是詳覽熟思不忍釋手亦足以見仲溫為道
為學之要其操心亦賢於人遠矣與天下好
事者共之庶幾後世英俊繼而為之使夫佛
祖之道光明盛大其澤豈不博哉紹興庚辰
十月二十日書

日孤峯大哮吼五葉一花天地春自古禪會以
專使為重任禮貌機辯兼而優為之者則不辱
命矣安之若此可不謂全才乎

寶顏堂訂正羅湖野錄卷四

蘇齋信玉錄附錄卷四

命矣安之哉此可不謂全乎

專對為重且斷與對兼而對為之未限不
日將奉文教原正葉一芥天此恭自古甄會以



觴政

陳國袁宏道中郎定

黎陽郁嘉慶伯承

同校

太原王淑民子逸

引

余飲不能一蕉葉每聞鑪聲輒踴躍遇酒客與
留連飲不竟夜不休非久相狎者不知余之無
酒腸也社中近饒飲徒而觴容不習大覺鹵莽

觴政

海正
夫提衡糟丘而涵憲不修是亦令長之責也今
採古科之簡正者附以新條名曰觴政凡爲飲
客者各收一帙亦醉鄉之甲令也

一之吏

凡飲以一人爲明府主斟酌之宜酒懦爲曠官
謂冷也酒猛爲苛政謂熱也以一人爲錄事以
糾坐人須擇有飲材者材有三謂善令知音大
戶也

二之徒

酒徒之選十有二款于詞而不佞者柔于氣而
不靡者無物爲令而不涉重者令行而四座踴
躍飛動者聞令卽解不再問者善雅諛者持曲
爵不分慙者當盃不議酒者飛拳騰觚而儀不
愆者寧酣沉而不傾潑者分題能賦者不勝盃
杓而長夜興勃勃者

三之容

飲喜宜節飲勞宜靜飲倦宜談飲禮法宜瀟洒
飲亂宜繩約飲新知宜閒雅真率飲雜糅客宜
逡巡却退

四之宜

凡醉有所宜醉花宜晝襲其光也醉雪宜夜消
其潔也醉得意宜唱導其和也醉將離宜擊鉢
壯其神也醉文人宜謹節奏章程畏其侮也醉
俊人宜加觥盃旗幟助其烈也醉樓宜暑資其

清也醉水宜秋泛其爽也一云醉月宜樓醉暑
宜舟醉山宜幽醉佳人宜微醺醉文人宜妙令
無苛酌醉豪客宜揮觥發浩歌醉知音宜吳兒
清喉檀板

五之遇

飲有五合有十乖涼月好風快雨時雪一合也
花開釀熟二合也偶余欲飲三合也小飲成狂
四合也初鬱後暢談機乍利五合也日炙風燥

一乖也神情索莫二乖也特地排當飲戶不稱
三乖也賓主牽率四乖也艸艸應付如恐不竟
五乖也強顏爲歡六乖也革履板摺謏言往復
七乖也刻期登臨濃陰惡雨八乖也飲場遠緩
迫暮思歸九乖也客佳而有他期妓謹而有別
促酒醇而易炙美而冷十乖也

六之候

歡之候十有三得其時一也賓主久間二也酒

醇而主嚴三也非觥罍不謳四也不能令有恥
五也方飲不重膳六也不動筵七也錄事貌毅
而法峻八也明府不受請謁九也廢賣律十也
廢替律十一也不恃酒十二也歌兒酒奴解人
意十三也不歡之候十有六主人吝一也賓輕
主二也鋪陳雜而不叙三也室暗燈暈四也樂
澁而妓驕五也議朝除家政六也迭謔七也興
居紛紜八也附耳囁嚅九也蔑章程十也醉嘖

糟十一也坐馳十二也平頭盜甕及偃蹇十三也客子奴囂不法十四也夜深迯席十五也狂花病葉十六也飲流以目睚者為狂花目睡者為病葉其他歡賞害馬例當叱出害馬者語言下俚面貌麤浮之類

七之戰

戶飲者角觥兒氣飲者角六博局戲趣飲者角譚鋒才飲者角詩賦樂府神飲者角盡累是日

酒戰經云百戰而勝不如不戰無累之謂也

八之祭

凡飲必祭所始禮也今祀宣父曰酒聖夫無量不及亂觴之祖也是為飲宗四配曰阮嗣宗陶彭澤王無功邵堯夫十哲曰鄭文淵徐景山嵇叔夜劉伯倫向子期阮仲容謝幼輿孟萬年周伯仁阮宣子而山巨源胡毋彥國畢茂世張季鷹何次道李元忠賀知章李太白以下祀兩廡

至若儀狄杜康劉白墮焦革輩皆以醞法得名
無關飲徒姑祠之門垣以旌釀客亦猶校宮之
有土主梵宇之有伽藍也

九之典刑

曹叅蔣琬飲國者也陸賈陳遵飲達者也張師
亮寇平仲飲豪者也王元達何承裕飲儻者也
蔡中郎飲而文鄭康成飲而儒淳于髡飲而俳
廣野君飲而辯孔北海飲而肆醉顛法常禪飲

者也孔元張志和仙飲者也楊子雲管公明玄
飲者也白香山之飲適蘇子美之飲憤陳暄之
飲駭顏光祿之飲矜荆卿灌夫之飲怒信陵東
阿之飲悲諸公皆非飲派直以興寄所托一往
標譽觸類廣之皆歡場之宗工飲家之繩尺也
十之掌故

凡六經語孟所言飲式皆酒經也其下則汝陽
王甘露經酒譜王績酒經劉炫酒孝經貞元飲

畧竇子野酒譜朱翼中酒經李保績北山酒經
胡氏醉鄉小畧皇甫崧醉鄉日月侯白酒律諸
飲流所著記傳賦誦等爲內典蒙莊離騷史漢
南北史古今逸史世說顏氏家訓陶靖節李杜
白香山蘇玉局陸放翁諸集爲外典詩餘則柳
舍人辛稼軒等樂府則董解元王實甫馬東籬
高則誠等傳奇則水滸傳金瓶梅等爲逸典不
熟此典者保面甕腸非飲徒也

十一之刑書

色驕者墨色媚者劓伺顛氣者宮語含機頽者
械沉思如負者鬼薪梗令者決遞狂率出頭者
慳嬰罪人冠愆儀者共艾畢謹未闌乞去者非對
履皆罪人衣履罵坐三等青城旦春故沙門島浮托
酒狂以雪使爲高又驅其黨效尤者大辟

十二之品第

是酒以色清味冽爲聖色如金而醇苦爲賢色

墨味酸醜者爲愚以糯釀醉人者爲君子以臘釀醉人者爲中人以巷醪燒酒醉人者爲小人

十三之杯杓

古玉及古窰器上犀瑪瑙次近代上好瓷又次黃白金叵羅下螺形銳底數曲者最下

十四之飲儲

下酒物色謂之飲儲一清品如鮮蛤糟蚶酒蟹之類二異品如熊白西施乳之類三贓品如羔

羊子鶩炙之類四果品如松子杏仁之類五蔬
品如鮮笋早韭之類

以上二款聊具色目下邑貧士安從辦此政
使瓦盆蔬具亦何損其高致也

十五之飲飾

棊几明牕時花嘉木冬幕夏蔭繡裙藤席

十六之歡具

楸枰高低壺觥籌骰子古鼎崑山紙牌羯鼓冶

童女侍史鷓鴣沉茶具以侯渴者吳箋宋硯佳墨以侯

詩賦者

石公見酒瓊輒醉乃欲以白衣領醉鄉乎夫披
堅執銳非將不武而將將者不然留侯狀貌如
女子未可謂非萬人敵也石公曉暢飲畧深入
酒解糟丘伯業不得不與吾黨共推之甲辰閏
九月荷葉山樵識

寶顏堂訂正吳社編

太原王穉登 撰

華亭陳繼儒

樵李孫光祖 同校

里社之設所以祈年穀禱災禳洽黨閭樂太
平而已吳風淫靡喜訛尚怪輕人道而重鬼
神舍醫藥而崇巫覡毀宗廟而建淫祠黜祖
禰而尊野厲嗚呼弊也久矣每春夏之交妄

吳社編

言神降於是游手逐末亡賴不逞之徒張皇
其事亂市井之聽惑穉狂之見朱門纓綉之
士白首耄耆之老艸莽罇筮之夫建牙罷虎
之客紅顏窈窕之媛無不驚心奪志移聲動
色金錢玉帛川委雲輸百戲羅列威儀雜遝
啓僭竊之心滋姦慝之行長爭鬪之風決奢
淫之漸潰三尺之防廢四民之業嗟乎是社
之流生禍也昔郭代公豕烏氏之妖亡西

門豹沉巫河伯之害息今之長民者不是之
聞豈所謂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與不然是
或一道也吾儕小人不可知也已

會

凡神所棲舍具威儀簫鼓雜戲迎之曰會優
伶伎樂粉墨綺縞角觝魚龍之屬繽紛陸離
靡不畢陳香風花靄迤邐日夕翱翔去來雲
屯鳥散此則會之大略也會有松花會猛將

吳郡志
會閑王會觀音會松花猛將二會余幼時猶
及見然惟旱蝗則舉閑王會則獨盛於崑山
觀音會亦間一行之今郡中最尚曰五方賢
聖會

五方賢聖

按五方賢聖之名考古祀典圖經皆不載或
以爲五行之神余意吳爲澤國地濱五湖當
是五湖之神或又以爲五龍亦此意也搜神

紀則謂神皆有姓氏及爵土封號其說不經
又謂其司主民間疾疫故吳中是會必以五
月行蓋祖其說頃見五方之外肖像爲一緇
一黃緇曰勸善黃曰匡阜是蛇而足矣神之
首曰至尊余謂至尊者人君之號惟龍有君
象宜當之又其居爲黃屋朱軒僭擬乘輿若
舍夫神龍而彼花竹之妖魅川壑之精靈尸
之未有不膺帝罰者也

會境

曰五龍堂曰東倉曰婁門曰葑門曰專諸巷
曰康王廟曰丁香巷曰北營曰胥門曰虎丘
寺曰楓橋曰白蓮橋曰洞涇里曰黃路菴曰
南濠曰陸墓曰許市五方會由五龍堂始故
五龍堂會之盛甲於他境云

會首

會所集處富人有力者捐金穀借乘騎出珍

異倩妓樂命工徒雕朱刻粉以主其事曰會
首里豪市俠能以力嘯召儔侶釀青錢率黃
金誘白粟質錦貸繡歛翠裒香各一其務者
亦曰會首會首之家先期數月畢力經營臨
期數日輸心會計及期不過騎馬市中插花
鬢畔執鞭張蓋往來指麾而已要之皆亡賴
爲之亦有貧緣衣食者

助會

吳郡志 四
荒隅小市城陰井落之間不能爲會或偏門
曲局一部半伍山裝海飾各殫其智以俟大
會成并入之者曰助會

接會

會所經行通衢廣陌閱高門及市人之家
洞去扉闥張玳筵妝繡段餽飭組繪籩豆千
百殽核尋丈紅炬金鑪香氣如雲神像過門
士女羅拜謂之接會往往所費不貲

看會

會過門之家折簡召客賓徒戚屬閨秀嬰奇
雲至雨集家窺則朱門錦席水覽則白舫青
簾花間而玉勒搖柳下而紅妝映目星而秋
漢微波鬢雲而春山遠翠玉斷珠連顰過黛
續富者列筵張具千金一揮貧者茶杯脫粟
而已若夫街填巷溢壁倚楣馮店外壚傍簷
間井上袂雲而汗雨者則又不可數計也

打會

會行必有手搏者數十輩為之前驅凡豪家之阻折暴市之侵陵悉出是輩與之角勝爭雄酣聞猛擊旁觀之人無不罷市掩扉奪魄喪氣此皆怒髮裂背暴虎馮河之流往年倡導海氛焚燒官廨不過此曹為之漏網出柙之姦跳梁跋扈之黨司干城者宜有以灰其焰而熄其燼也

妝會

入會之人裘襦衫幘衣裳楚楚紅殷翠鮮香燠粉傳鬢上則簪白鷺羽翦綵花雪絲紅豔翩翩可觀

走會

無所事事而但白袍烏帽戴花枝捧香鑪徒行會中者曰走會道人擊磬談經叢叢馳鶯者亦曰走會特無鬢間花耳

捨會

公卿士庶之家稚齒孩提弱齡髫鬢蘭芽棘
心鵝雛璧樹白晝清揚之子錦帶懸髦之嬰
輒令佩刀躍馬執鞬持橐消赤子之心傷黃
口之氣雕其樸而琢其純嗟乎可惜已

色目則有阜隸衙兵舍人掾吏健兒旗手蒼
頭執蓋輿夫牧豎之屬每會數百人

雜劇則 虎牢関 曲江池 楚霸王

單刀會 遊赤壁 劉知遠 水晶宮

勸農丞 採桑娘 三顧州廬

八僊慶壽 虎丘赤壁畫小舫令壯夫舁

人之舟中蘇公二客及兩長年並皆孱稚歌

喉清妙而長年能唱竹枝瓊瓏裊裊有破

烟出峽之聲

神鬼則 觀世音 二郎神 漢天師

十八羅漢 鍾馗嫁妹 西竺取經

雷公電母

后土夫人

專諸巷有兩

觀世音坐石者歛人女閒靚有艷姿魚籃

觀世音是天庫前民家子纖弱娟媚子都

之姣也觀者尤嘖嘖云

人物則

伍子胥

孫夫人

姜太公

王彥章

李太白

宋公明

狀元歸

十八學士

十三太保

征西某婦

十八諸侯

五龍堂王彥章以壯夫爲之

鐵槍金甲凜凜有虎賁中郎之想 白蓮

橋寡婦則姣童十二人卽玉樹瓊蕤衣卽

香紈白苧馬卽珠勒銀鞍斜陽之間紛如

積雪

技術則

傀儡

竿木

刀門

戲馬

馬上橇

走索

弄繖

廣東獅子

獅子金目熊皮兩人蒙之一人戴木面具

肖月氏奚奴持繡毬導舞兩人蹲跳按節

若出一體弄繖則一架五繖大者如屋一人弄之左提右攬當其奇處即脣端額上腕畔臍間皆繖也

纏結則

藍閔亭

鏡子亭

麥柴亭

五雲亭

九層亭

錦毬門

鞦韆架

採蓮船

五龍之藍閔長竿五丈結為重

巒蒼厓雪巘干霄犯斗

虎丘之麥柴則

雕簷曲楯疊架連楣皆以麥柴為之如黃

屋瑠璃光射清旭真奇玩也

樂部則

柘枝鼓

得勝樂

軍中樂

太平樂

清平調

單合笙

雙合笙

歌拍鼓

十樣錦

海東青

按樂者錦

衣少年復有垂髻幼稚金鏡長笛鼓吹競

奏馬上臨風雲凝霧結老伶髦工岐舌嘆

賞自謂莫及也

珍異則

金花鎧

真珠帶

飛魚袍

鱗龍衣 犀角弓 紫檀箏 商金鞍

刻絲韉 玳瑁笙 珠繖 水墨畫繖

錯金兵仗 螺鈿兵仗 百斤沉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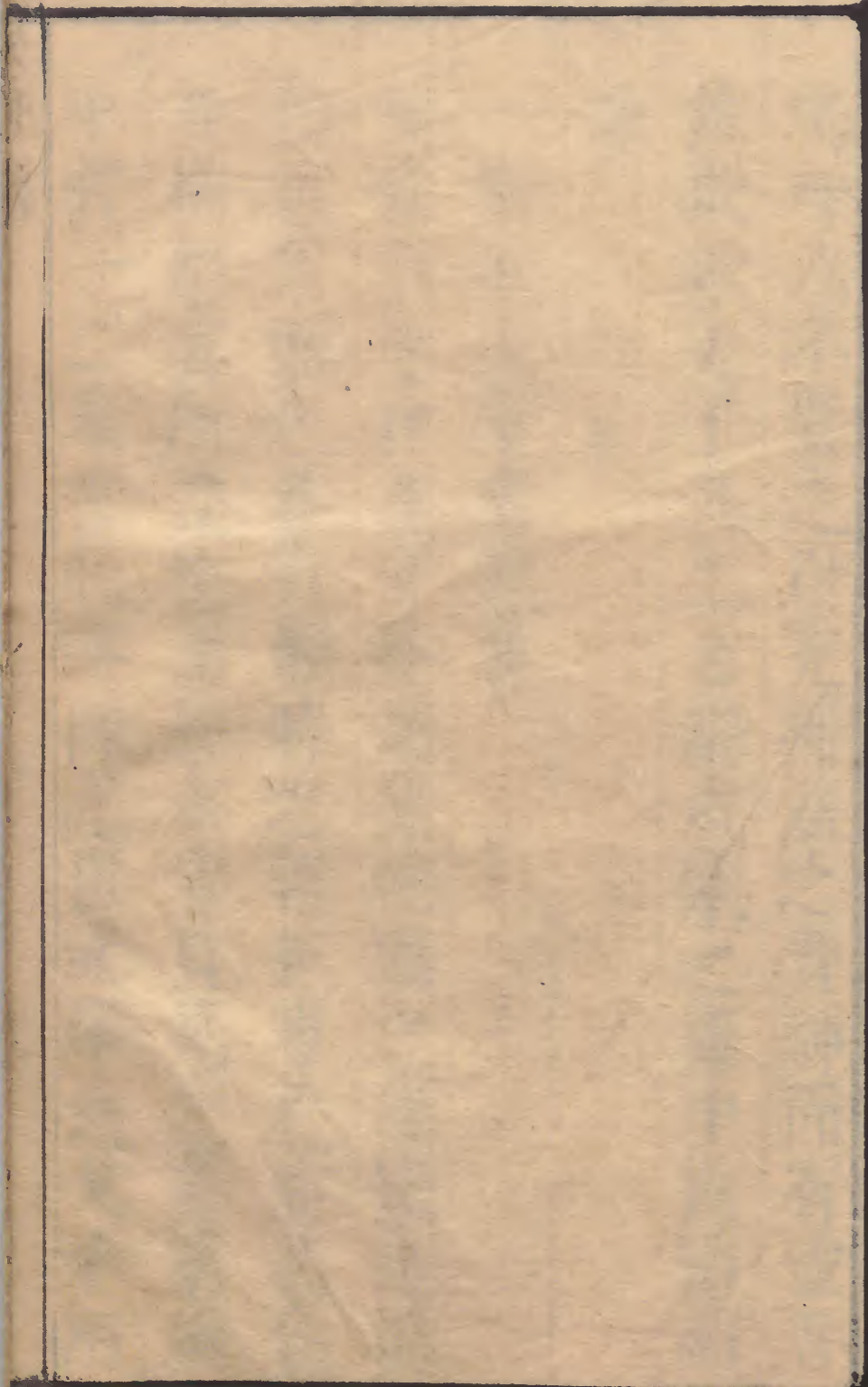
百斤雄黃 聞洞庭會中黃白龍哀金銀

掩髮為鱗復以金銀指環連為長組維之

以行此尤駭心極目所不及觀者也

火器則虎丘之爆仗一枚四人舁之

祭器則南濠之瓜仁壘花石牲牢尊壺俎豆



嗚呼以不貲之財充無益之費神而有靈吾
誰欺欺天乎凡二日編成藏之齋中以消煩
暑

附顧文學雲龍書

百穀信奇材也可畏哉吳社編之作匪徒摛
藻適情而已蓋有憫時之懷先事之慮焉他
日柄用其所設施而展布者具見之矣第編
中有一二未盡敢略陳之出武庫之戈矛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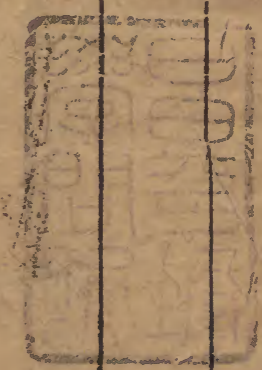
公家之甲冑青衣行酒何等事也而演之於承平之世昭君出塞胡爲然也而效之于熙靖之朝手搏爭勝何止數輩會首醜財不翅千金輿木偶而入人之門恣所要求假神威以懲人之慢僞張維繫甚者郡倅出遊迴車讓道幕僚入請行令戒途此有以滋無忌者之心而來欲逞者之計未幾則盜發附郭之民家禍作嚴城之宦室矣憶得往年嘗一舉

之不旋踵卽北島夷之變此固有識者之所寒心也近者鄉達老成閉扃門巷不容入里是卽百穀之心焉耳賤子慙無馬遷紀事之才徒抱杞人憂天之戚幸以愚言轉致作者使潤色而增入之聞之當道必有讀未終篇推案而起者矣雲龍頓首

一之江夏先生足下

寶顏堂

寶顏堂訂正吳社編終



<p>十載月少人憂天 長日百鍊太公無 寒心也我春喉我 去不武戰咱非島 夷之變此因林端 答之訊</p>	<p>...</p>	<p>...</p>	<p>...</p>
---	------------	------------	------------

